

壬寅

增
753
4



4
753
4

壬寅新民叢報全編

學術第六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亘萬古。寰九垓。自天地初闢。以迄今日。凡我人類所棲息之世界。於其中而求一勢力之最廣被。而最經久之者。何物乎。將以威力乎。亞歷山大之獅吼於西方。成吉思汗之龍騰於東土。吾未見其流風餘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將以權術乎。梅特涅執牛耳於奧大利。拿破侖第三弄政柄於法蘭西。當其盛也。炙手可熱。威震環瀛。一敗之後。其政策亦隨身名而滅矣。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

中國之新民

今且勿論遠者。請以近世史中文明進化之跡。略舉而證明之。凡稍治史學者。度無不知近世文明先導之兩原因。即十字軍之東征與希臘古學復興是也。夫十字軍之東征也。前後凡七役。亘二百年。起一千六百年。迄一千九百年。卒無成功。乃其所獲者。不在此而在彼。以此役之故。而歐人得與他種民族相接。近傳習其學藝。增長其智識。蓋數學。天文學。理化學。動物學。醫學。地理學等。皆至是而始成立焉。而拉丁文學。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遠因也。中世之末葉。羅馬教皇之權日甚。哲學區域。為安士林 Anselm 羅馬教之神甫也。派所壟斷。及十字軍罷役以後。西歐與希臘。亞刺伯。諸邦。來往日便。乃大從事於希臘語言文字之學。不用繙譯。而能讀亞里士多德諸賢之書。思想大開。一時學者。不復為宗教迷信所束縛。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歐精神。為之一變。此其近因也。其間因求得印書之法。而文明普遍之途。開求。得航

學術

海之法。而世界環遊之業成。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聞所見。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學術來者耶。此猶曰其普通者。請舉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條論之。

一曰歌白尼 Copernicus 生於一五四三年。天文學泰西上古天文家言。亦如中國古代。謂天圓地方。

天動地靜。羅馬教會主持是論。有倡異說者。輒以非聖無法罪之。當時哥倫布雖尋得美洲。然不知其為

西半球。謂不過亞細亞東岸之一海島而已。及歌白尼地圓之學說出。然後瑪志倫 Masellan 以一五一

太平洋始尋得太平洋航海線。而新世界始開。今日之有亞美利加合眾國。煤然為世界文明第一。而駁

駁握全地球之霸權者。歌白尼之為之也。不甯唯是。天文學之既興也。從前宗教家種種憑空構造之謬

論。不復足以欺天下。而種種格致實學從此而生。雖謂天文學為宗教改革之強援。為諸種格致學之鼻

祖。非過言也。歌白尼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二曰培根笛卡兒 二人本國籍及生卒年之哲學。中世以前之學者。惟尚空論。嗚呼。然爭宗派爭名目。口崇

希臘古賢。實則重誣之。其心思為種種舊習所縛。而曾不克自拔。及培根出。專倡格物之說。謂言理必當

驗諸事物。而有徵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兒出。又倡窮理之說。謂論學必當反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從之。

此二派行。將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犁庭掃穴。靡有孑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光日大。而遂有

今日之盛。故哲學家恒言。二賢者近世史之母也。培根笛卡兒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法國人。生於一六八九年。著萬法精理。十八世紀以前。政法學之基礎甚薄。

一任之於君相之手。聽其自腐敗自發達。及孟德斯鳩出。始分別三種政體。論其得失。使人知所趣向。又

發明立法行司法三權鼎立之說。後此各國靡然從之。政界一新。漸進以迄今日。又極論聽訟之制。謂

當廢拷訊。設陪審。歐美法廷。遂為一變。又謂販賣奴隸之業。大悖人道。攻之不遺餘力。實為後世美英俄

諸國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發之論。為法蘭西及歐洲諸國所採用。遂進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鳩

實政法學之天使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四曰盧梭 Rousseau 法國人。生於一七一二。倡天賦人權。歐洲古來有階級制度之習。一切政權教權

皆為貴族所握。平民則視若奴隸。及盧梭出。以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即生而當享自由之福。此

天之所以與我。無貴賤一也。於是著民約論 Social Contract 大倡此義。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

合羣結約。以眾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

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眾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者耳。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早

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雲捲。僅十餘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

紛紛繼起。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民約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全世界之

原動力也。盧梭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蘭克林 Franklin 美國人。生於一七〇六年。電學。瓦特 Watt 英人。生於一七三六年。汽機學。十九

世紀所以異於前世紀者何也。十九世紀有縮地之方。前人以馬力行。每日不能過百英里者。今則四十

英里之程。行於海者十三日。而可達。行於陸者三日。而可達矣。則輪船鐵路之為之也。昔日製帽製靴。紡

紗織布等之工。以若干時。而能製成一枚者。今則同此時刻。能製至萬枚以上矣。倫敦一報館。一年所用

之紙。視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四百年間所用者。有加多焉。則製造機器之為之也。美國大總統下。一教書。僅一時許。而可以傳達於支那。上午在印度買貨。下午可以在倫敦銀行支銀。則電報之為之也。凡此數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務。軍事。乃至學問。道德。全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煮沸水之瓦特。特因沸水而與一放紙。為之富蘭克林。以富氏電學之理。為二賢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六曰亞丹斯密 Adam Smith。英國人。生於一七二三。之理財學。泰西論者。每謂理財學之誕生日何日乎。即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蓋以亞丹斯密氏之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此書。經官嚴出版。於是年也。此書之出。不徒學問界為之變動而已。其及於人羣之實際。及於國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後。英國決行自由貿易政策。Free Trade。盡免關稅。以致今日商務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論。為之也。近世所謂人羣主義。Socialism。專務保護勞力者。使同享樂利。其方策。漸為自今以後之第一大問題。亦自斯密氏發其端。而其徒馬爾沙士。大倡之。亞丹斯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倫知理 Bluntschli。德國人。生於一八一八。之國家學。伯倫知理之學說。與盧梭正相反對者也。雖然盧氏立於十八世紀。而為十九世紀之母。伯氏立於十九世紀。而為二十世紀之母。自伯氏出。然後定國家之界說。知國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為何物。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前之所謂國家。為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云。人民為國家而生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為第一之義務。而威強之國。乃立。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以往。此義愈益。為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伯倫知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八曰達爾文 Charles Darwin。英國人。生於一八〇九。之進化論。前人以黃金世界在於昔時。而末世日以墮落。自達爾文出。然後知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赴於文明。前人以為天賦人權。人生而皆有自然應得之權利。及達爾文出。然後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強。則決不足以自立。達爾文者。實舉十九世紀以後之思想。徹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十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故進化論出。而前者宗門迷信之論。盡失所據。教會中人。惡達氏滋甚。謂有一魔鬼。位於其腦。云。非無因也。此義一明。於是人人不敢不勉為強者。為優者。然後可以立於此物。競天擇之界。無論為一人。為一國家。皆向此。以進。此近世民族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外謂之民族帝國主義。所由起也。此主義。今始萌芽。他日。且將磅礴。充塞於本世紀。而未有已也。雖謂達爾文以前。為一天地。達爾文以後。為一天地。可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賢。不過舉其華萃大者。至如奈端 Newton。英人。生於一六四二。之創重學。嘉利 Guericke。德人。生於一六八六。之標聲 Boyle。英人。生於一六二六。之製排氣器。連柳士 Linnæus。瑞典人。生於一七〇七。之開植物學。康德 Kant。德國人。生於一七二四。之開純全哲學。皮里士利 Priestley。英人。生於一七三三。之化學。邊沁 Bentham。英人。生於一七四八。之功利主義。黑拔 Herbart。生於一七七六。之教育學。仙士門 St. Simon。法蘭西人。生於一七五九。之倡人羣主義及羣學。約翰彌勒 John Stuart Mill。英人。生於一八〇六。之論理學。政治學。女權論。斯賓塞 Spencer。英人。生於一八二〇。之羣學等。皆出其博。

學深思之所獨得。著諸今後時勢之應用。非如前代學者以學術為世界外遁跡之事業。如程子所云玩物喪志也。以故其說一出。類能聳動一世。餽遺後人。嗚呼。今日光明燦爛。如茶如錦之世界。何自來乎。實則諸賢之腦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筆鋒。所組織之而莊嚴之也。亦有不必自出新說。而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於本國。以造福於其同胞。此其勢力。亦復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如法國之福祿特爾。Voltaire 卒於一七九四年。日本之福澤諭吉。卒於俄國之托爾斯泰。Tolstoy 卒於一九一〇年。皆諸賢是也。福祿特爾當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時。忽惹憂法國前途。乃以其極流麗之筆。寫極偉大之思。寓諸詩歌院本小說等。引英國之政治。以譏諷時政。被錮被逐。幾瀕於死者屢焉。卒乃為法國革新之先鋒。與孟德斯鳩盧梭齊名。蓋其有造於法國國民者。功不在兩人下也。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無所師授。自學英文。當手抄華英字典一過。又以獨力創一學校。名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至今為日本私立學校報館之巨擘焉。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為主。義曰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顧問於福澤者十而六七也。托爾斯泰生於地球第一專制之國。而大倡人類同胞兼愛平等主義。其所論益別有心得。非盡憑藉東歐諸賢之說者焉。其所著書。大半皆小說。思想高徹。文筆豪宕。故俄國全國之學界。為之一變。近年以來。各地學生咸不滿於專制之政。屢屢結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錮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爾斯泰之精神所鼓舞者也。由此觀之。福祿特爾之在法蘭西。福澤諭吉之在日本。托爾斯泰之在俄羅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無此人。則其國或不得進步。即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然則如此等人者。其於世界之關係。何如也。

吾欲敬告我國學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為倍根笛卡兒達爾文。豈不能為福祿特爾福澤諭吉托爾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豈不能左右一國。苟能左右我國者。是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如長兮。吾聞足音之楚楚兮。吾欲溯洄而從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 一 總論
- 二 胚胎時代
- 三 全盛時代
- 四 儒學統一時代
- 五 老學時代
- 六 佛學時代
- 七 儒佛混合時代
- 八 衰落時代
- 九 復興時代
- 十 學術思想界之暗潮
- 十一 地理上之關係上 (國內地理)
- 十二 地理上之關係下 (國外地理)
- 十三 政治上之關係
- 十四 文
- 十五 學術思想所生之結果
- 十六 今後革新之急務及其方法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規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馬求之。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為最廣。猶不過一百二十兆人耳。較吾華。僅有四分之二也。印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雜碎甚。中國雖南北閩粵。其語異殊。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

今於造論之前。有當提表者數端。

吾欲畫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為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芽。則舉其重者也。其理由於下方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為國之耻。而不知是禁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羣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馬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恒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獨其入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神非一。非謂國民之精不必更以宗教之末法自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姓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種植家常以雜接。以李接桃。故畜家常以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馬。皆此理也。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大地文明祖國凡五。各遠隔絕。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刺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媾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鏗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驗也。我中華當戰國

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於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逐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第二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起。下文首稱黃族。向用漢種二字。今以漢乃後來也。黃族起於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夏昌夏熾。遂徧大陸。太古之事。據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為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為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 第一黃帝時代
- 第二夏禹時代
- 第三周初時代
- 第四春秋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為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餘種。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地位。固無待言。

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曆象。曰作樂律。曰興醫學。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頽頽。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抑洪水。乘四載。徧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立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為華。夏為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高。其非虛誕。皆為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禮。近儒多攻周官為偽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由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羣進化之公例。筆林繁耶。攻之者蓋有二。一由多制度。不脫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為古聖人豈當有此。嘗有所見。生迷因也。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洎及春秋。兼并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將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術之源。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地。天。然。界。近。於。之。狀。態。能。使。初。民。此。名。詞。從。後。官。嚴。氏。詳。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為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為羣利也。請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致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敬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

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綜觀經傳所述。以為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詩天生烝民。言惟天陰陽。天者有全權有活力。臨察下土者也。詩皇矣。上帝臨下有下。有命既集。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為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為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確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羣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稱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羣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為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序。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為其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得。以謀其功罪也。過推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謀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渡時代。不得不然也。

學術

笑與君主實尸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
薦天而受其殛死也稱天而謚春秋所謂以天統君蓋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此亦神權政體之
所無也不甯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
形之天忽變為有形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
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
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其法不立其
古責諸當遠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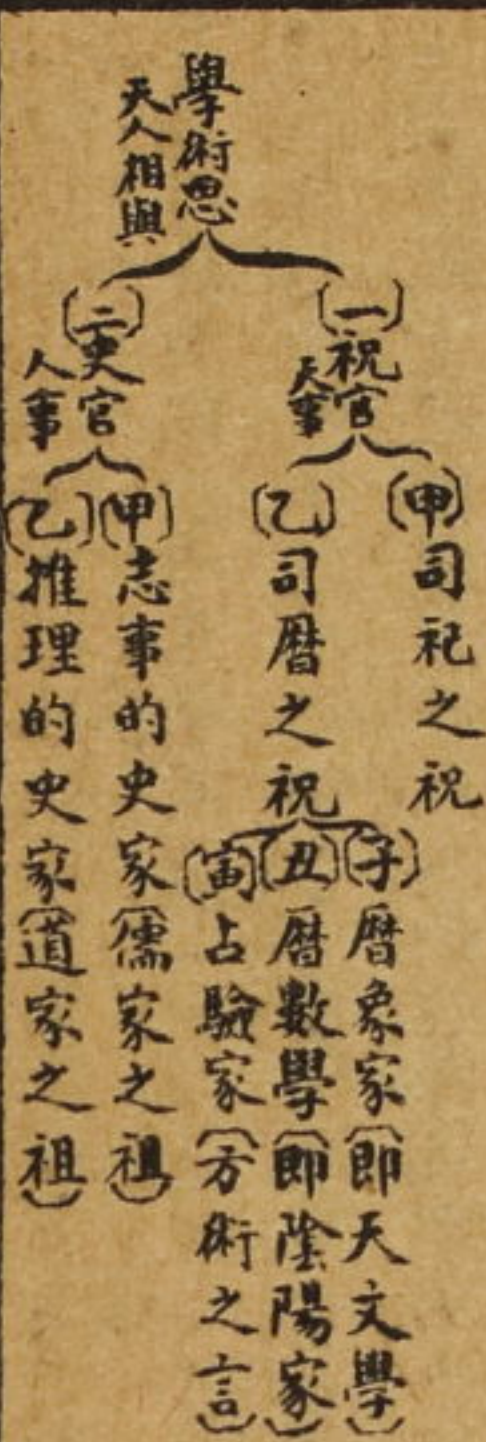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
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尚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
祀者門戶井竈中霤皆關於日用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即此亦可以見之且其中
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強故於祭天之外
祀祖為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
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代思想之變遷於其事鬼神之間最注意
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之與天並重蓋于天鬼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
等思想範圍數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為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為人倫之模範也
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為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為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
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羣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
四族婆羅門為首利利文之祭司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職也乃至波斯安息其不皆然今西藏有
生牀喇嘛掌全國大政仍以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
兼希職教皇之職統其教務大臣稱中國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
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
常為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
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劇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牲肥
膾菜盛豐備蓋以為祭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曆
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典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
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曆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
行言識緯皆三曰占星象卜筮以决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大文曆降及春秋
此術猶盛如禱龜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為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

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羣初進時之形狀。說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偽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為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識緯亦然。緯書之為真偽。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為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為學術思想之管輅。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春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為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若別為一族者。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則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而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者之醫必兼巫。故古醫字作醫。黃帝內經有祝由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屬也。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為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蓋其分人為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為刹利。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歐人大率分僧侶貴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為然。而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指舟車未流。布尤室。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蒙。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覩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志全本劉願其所述謂。

-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 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
-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出於裨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據。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士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工有工之鄉。商有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之子。世其業。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中國為然。即各國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室抑多數之民。智為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墜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已矣。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為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人山乍裂。磐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蹟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人羣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

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措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朴之風。猶且若此。

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進而為耕桑。殷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漁獵進而為畜牧。由畜牧

則以牛羊。蓋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

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禮也。威儀。禮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自幽岐以至春

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嫻文學者。所在皆然矣。

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即發之勢。而其所受大陸之氣

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嶇偏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為

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為

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曰。知錄云。

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

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絕不言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

氏。族。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問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

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特始。且并天

道。已盡矣。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閭閻之階級一破。前此為貴族世官所壟

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周

室之勢既微。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士隸於一王。則教學亦定於

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為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眾，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益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奸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首卿所謂一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一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星無礙，宜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厭下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益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南兩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羅巴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刺伯人西漸，威攝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交涉，何心之義，最為精善，今從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為國家休戚所關。當時羣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備行故事而已。

鼠茅鷄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字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歸以為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強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驚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益商業之盛，通為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為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於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惠，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以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為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推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此其階級最速，為文明之障礙，中國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耻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行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為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益大畧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一諸侯力政，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

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一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漢書藝文志謂一秦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一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甚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編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相屨織席以為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啟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為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畧也篇中諸子略實為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為十家亦稱九流九流之內

- 一儒家 二道家 三陰陽家 四法家 五名家 六墨家 七縱橫家 八雜家 九農家 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 一陰陽家 二儒家 三墨家 四名家 五法家 六道德家
-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為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 一它黨魏牟 二陳仲史鮪 三墨翟宋鈞 四慎到田駢 五惠施鄒析 六子思孟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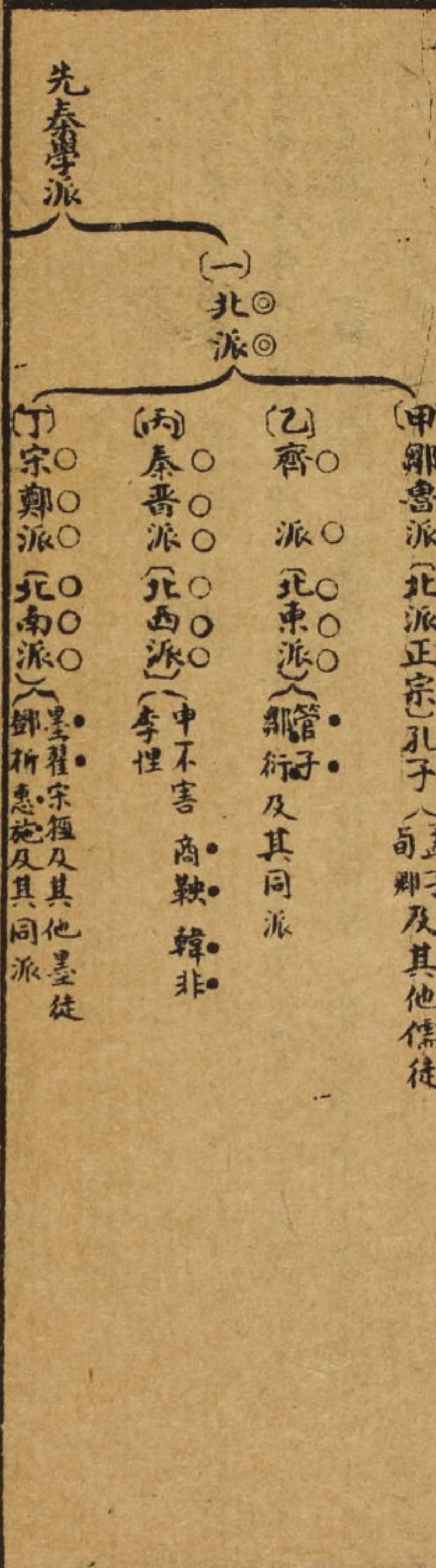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已而六

- 一墨翟禽滑釐 二宋鈞尹文 三彭蒙田駢慎到 四闕尹老聃 五莊周 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鮮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東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駢忌駢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駟爽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為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感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西材之學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益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己者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採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

何復更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伎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數術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教三家頗能繫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內聖外王取等篇相近近于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嘆者惟孔墨也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略者太史公詞馬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于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為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馬耳今請據羣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饒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騁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最發達焉惟茲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為政治之本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敬老年尊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繫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住易其民族不必推一身一家之飽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為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

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北派崇實際	南派崇虛想
北派主力行 <small>動主</small>	南派主無為 <small>靜主</small>
北派貴人事	南派貴出世
北派明政法	南派明哲理
北派重階級 <small>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small>	南派重平等 <small>如莊子齊物許行並耕之論</small>
北派重經驗	南派重創造
北派喜保守 <small>孔子曰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法行不敢行</small>	南派喜破壞 <small>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small>
北派主勉強 <small>勉強者節性也書曰節性惟其過董子曰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small>	南派明自然 <small>自然者順性也莊子山水之喻皆其義也</small>
北派畏天 <small>孔子曰天命</small>	南派任天 <small>老子曰萬物為天地不仁</small>
北派言排外	南派言無我
北派貴自強	南派貴謙弱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云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云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彭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學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

宋而畏矣至陳蔡而阮矣宋陳蔡皆都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柳榆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採而自成一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願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詳見第為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小派 春秋據亂世昇平世之義以法治國以禮率民故法家言亦頗出於此其傳者為荀卿而李悝李惲等之治術亦多本此李斯受其法以相秦秦制多本焉

大派 漢初賈誼董錯皆汲其流此派之傳最永春秋太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也此派為荀派所奪至秦而絕

天人相與派 此派亦春秋之學而其原出於易與洪範蓋九流所謂陰陽家者此派之流裔也今文家言皆其子孫也

心性一派 皆各明一義問千餘年後衍為宋明學

考證一派 孔子祖述憲章微夏禮殷禮於杞宋讀易章編三絕蓋於考證古書三致意焉北派之重經驗崇前古勢則然也此派亦荀卿受之漢與六經皆荀卿所傳行為東漢初唐注疏之學其末流盛於本朝乾嘉間

三宗

記纂一派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左印明採國語以為之傳益北學重先例故史學之興亦

哲理一派 此道德家言之正宗也莊

歷世一派 凡游心空理者必歷離世界狂沮溺之徒皆

老學

權謀一派 老學最毒天下者權謀之言也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此為

縱樂一派 老等篇史公以老韓合傳最得真相此派極盛於戰國之末矣

神祕一派 谷神玄牝流沙化胡蓋必有所授焉後衍為神仙方術家言盛於秦漢復為符

兼愛一派 此墨學正宗也禽滑釐等為鉅子宋程尹文以禁攻殺兵為務皆此學之感化

墨學

游俠一派 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言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行為游俠之風楚之攻宋

名理一派 墨子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多名家言莊子天下篇言南方之墨者以堅白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云爾請更論餘子

以管子為繼別之大宗申商為繼禘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為諸學之媒介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

世界觀國家觀術為法家世界觀術為陰陽家自官仲藉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

一一法治國Rechtsstaat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者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

時其後輩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駢衍之徒興史記稱一術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

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

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

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一史記孟子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

孰能與於斯耶斯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為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

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駟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

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駟子之徒導之也此為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

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夫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揖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燄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凌駕之勢。申不害韓非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強。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荆楚道術主義合為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為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東派）者興。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為列強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傲詭似南學。其必起於中樞之地。而不起於齊魯秦晉荆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真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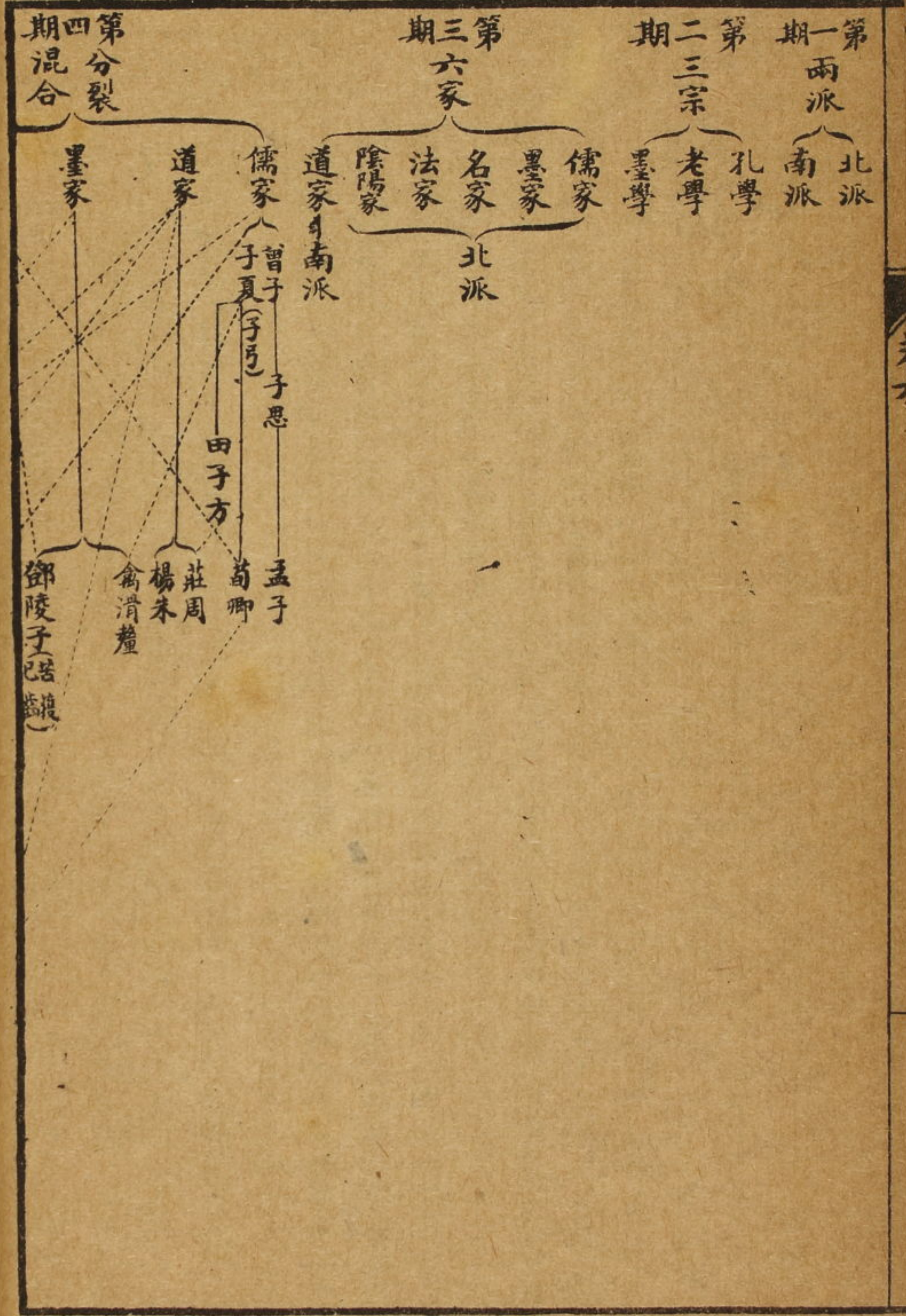
南派之老莊尚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於老子。楊氏之為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於厥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一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一又曰。生則竟。死則腐。骨生則榮。死則腐。骨腐一矣。孰知其異。一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乃覺除為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為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

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與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 Socialism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為羣治之極。故其言曰。郵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保民救民。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論者也。十八世紀以前。重干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格爾斯頓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比斯麥干涉主義之實行者也。而許行實放任主義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一漢志農家者。流殆即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者當之。似不足為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閨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陳詞兮。一哀高邱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兮。一至「蜷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綸雜沓。其文句之連行傲俛。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篇。益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徵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為南風。

也。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雖謂聞三閭之說法而成道可也。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尚多多也。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辨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採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為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也。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一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一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一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一莊子天下篇云。一相里勤。謂相里氏也。一子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復已。蓋郭注以姓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辭偶不侔之辭相應。一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餘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為道術衰微。不知學派之為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

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若復已。蓋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于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魏史記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其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為限。智識交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為構。故蒸蒸而日向上也。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為怪也。故禽滑釐子夏弟子也。而為墨家鉅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為道家魁傑。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為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為農家前驅。自餘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暖曖味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其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屬。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張縱橫之辨。鬚髮稜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贍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并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立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當時所極感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為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為扁鵲。其術能見五藏癥結。益全體之學精也。能割及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撲。流。爪。暮。滿。浣。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尊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圓之理也。緯書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漢張衡有其名家人。不能指之。其三曰兵法。學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侖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計然之策。范蠡用其五於越國。而霸諸侯。既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貨殖傳。是皆深通平準學。技而進乎道者也。

此外則尚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為古代思想之光影焉。漢志有鐸氏春秋。楚人鐸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為記事之史。如左氏傳。或為解經之書。此亦史學思想萌芽之徵也。而如公羊穀梁傳。或為纂述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此亦史學思想萌芽之徵也。而

綜是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曠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權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嘻。烏克有此。嘻。烏克有此。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

此節原為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殖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愧未能。尚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半月一期報章之文。率爾標錄也。又其言太長。登諸報中。動彈數月。恐聽者惟恐卧矣。以此二障。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當俟全書殺青時矣。著者附識。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為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尚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一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後官嚴氏所考據也。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後六百年。而馬鳴論師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首脚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親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罄。時則秦漢之交也。而波爾尼之聲。論哲學為婆羅門教中興。鉅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波爾尼之學以言說為道。本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聞。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 Thalos 稱首。生魯信。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os 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 Pythagoras 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也。

生魯宣問。芝諾芬 Xenophanes 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彌匿智 Parmenides 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勒吉米圖 Heraclitos 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 Anaxagoras 討論原質之學者也。安那息二哲。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 Demokritos 倡阿屯論。即其說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 Sokrates 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 Plato 倫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Anaximane 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已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 Zenon 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伊壁鳩魯 Epikuros 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廿七年。至阿克西拉 Alekxandros 倡懷疑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報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臘學派亦自茲稍凋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為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遠。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嚴。異而其菁英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鐘應。伶。倫吹而鳳皇鳴。於戲。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觸。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為東洋學派。而希臘為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為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為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為世間學派。而印度為出世間學派。希臘之斯多噶派。伊。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猶世間法。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相異之點。今請按其長短而僭論之。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一) 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恒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羣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為第一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為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此其一。

曰。生計 Economy 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焉。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為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洲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乘馬。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政。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德。或倡。自由。政策。 Free Trade 孟子。闢。市。議。而。願。其。市。則。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各。明。一。義。蓋。全。地。球。生。計。學。即。前。論。所。屢。發。達。之。早。未。有。吾。中。國。若。者。也。集。前。者。所。論。以。興。泰。西。學。說。

之相比較。若能成此。其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為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為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為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為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至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見優者。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為螺線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為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輒疊累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并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葛派。雖與羅馬風。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為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切密。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為益。為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學術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一曰論理 Logic 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者。印度之明也。如希臘之三。其法為。而希臘自芝諾芬尼梭格底。屢用辯證法。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為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堅白。尚諸子所通稱道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其即孟以故當時學者。若思非不遠。與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士。試舉一二為例。孟子云。楊氏為我。是無若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夫必立窮矣。孟子言性善。謂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苟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利。不能於對。待。求。真理。也。墨子論法。同一而根據與結。斷皆相反。然相持而不能決。皆由性。惡。謂人之性。好利。利。不能於對。待。求。真理。也。墨子論法。則死。然則天亦何欲。惡。天欲義而惡不義。中。若。然則何以知。欲。義。而。惡。不。義。也。云。云。語。中。登。則。生。論。之。基。礎。存。不。立。矣。中國古書。以說理。類。此。者。何。九。不。能。編。舉。也。大。抵。西。人。之。理。據。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界。說。下。一。定。義。然。後。論。其。義。亦。不。定。他。無。論。矣。不。坐。此。之。故。譬。之。雖。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為。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之。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為。規。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L. E. S. H. E. R. I. C. V. I. N. T. 之。教。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為。任。有。傳。授。而。無。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似。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觀。

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倍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恒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微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為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彈精於人道治理之中。而物理之繁。蹟。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茲。學。固。已。大。變。而。額。拉。吉。來。圖。德。謨。頓。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為。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為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者之乙說出焉。乙說既起。旋有非乙乙非乙爭。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學術

非乙 非丙 丁等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即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與之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故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故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亘數百年。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即近世亦有然矣。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真理必於是乎在矣。乃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殺也。顧未有堂堂結壘。針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散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殺亂衷諸聖。此謂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所謂折衷也。何以故。彼真所謂聖者。孔子也。如老墨等。羣言則孔子之論也。孔子立於甲位。羣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之者。豈已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宣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兩極端矣。維特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情形者哉。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荀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凡為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國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煥。湯斌

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為務也。
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真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為爭。為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心以相辨難。則非惟真理不出。而筆舌將為冤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論戰。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為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偽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偽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母。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為私仇。其母乃濫用強權。而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姦賊耶。梭格拉底被慘于雅典。與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僂於聖人。吾實為我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掘其陳蔡。享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論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為賤儒。指其無廉耻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折。而惟務以氣相競。以權相凌。然則焚坑之禍。豈待秦皇毅中之入。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慙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刻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為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為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

卷六 學術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脚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為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強半自創者也。既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容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嘻。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為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過於他人也。否則欲假虎威。以欺飾庸庸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誇前輩。然吾祝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於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亦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於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伯。亞。三哲之為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鉢相傳。為希學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於亞矣。中國不然。守一先生之說。則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保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

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為寡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不敢有所異。同。增損。變。其學安得不漸滅也。試觀二千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略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異日。故此段暫付闕如。著者附識。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為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界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茶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歸於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壇。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真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喪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謂定義公例者。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厲於此。則有所窒

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其謂之非聖無法。風行草偃。民遂移風。秦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敘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第一節 其原因

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蹟至雜。約而論之。則有六端。天下大亂。兵甲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霸者復肆其殘忍。先悍之手段。草薙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以立於此。勢亂闇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并之禍。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捲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於靖人心。事雜言。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為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推其合。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為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適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

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益寡。其所以于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取民。最為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軍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澆溺。及既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平祀矣。故前此孔學。可以為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為之與援也。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為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為利也顯。而賊其流弊多。儒家之為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眾狙喜。且咎且詘。則羣兒服。故宋修太平御覽。以毅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戰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所謂教競君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動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盛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為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出。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為不復可加。不復可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受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於後也。亦自不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為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詁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

甚寬而所待於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為昌也。此其五。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塗徑。未嘗有借助於時君之心。如墨學主於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窮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為目的。以格君為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為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藉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李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第二節 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矣。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請略敘之。
一萌芽時代。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于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儒教始大於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為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十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為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自尊。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為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呈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蚤年

最惡儒。有儒冠者輒澣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郡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垢。以從之。及天下既定。諸將爭奪。誼譁引為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為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真。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益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喟然興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 交戰時代。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缺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為一時士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蓋孔墨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並稱。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史稱曹參為齊悼惠王相。制考嘗彙鈔之。得百餘條。其在法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史稱曹參為齊悼惠王相。靜則言人。殊莫大於所從。開膠西有益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益公為言治道。清黃生之事。實。漢書外。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實。不得。不讀老子。其術。按置。高。而呼。故道家言。被。歷。朝。野。史。稱。老。徒。於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間。勢。傾。外。廷。天子。尊。其。術。按。置。高。而。呼。故。道。家。言。被。歷。朝。野。史。稱。老。徒。入。國。利。家。欲。親。之。其。末。辨。言。論。於。帝。前。實。後。怨。天。子。相。其。術。按。置。高。而。呼。故。道。家。言。被。歷。朝。野。史。稱。老。徒。術。之。士。多。歸。德。南。於。是。韓。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歸。本。於。道。家。班。固。列。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有。所。長。而。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學。雖。磅。礴。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晁錯用事。史稱錯與。劉。帶。同。學。申。商。刑。名。之。學。於。職。縣。張。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宏。羊。輩。故。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爭。辨。學。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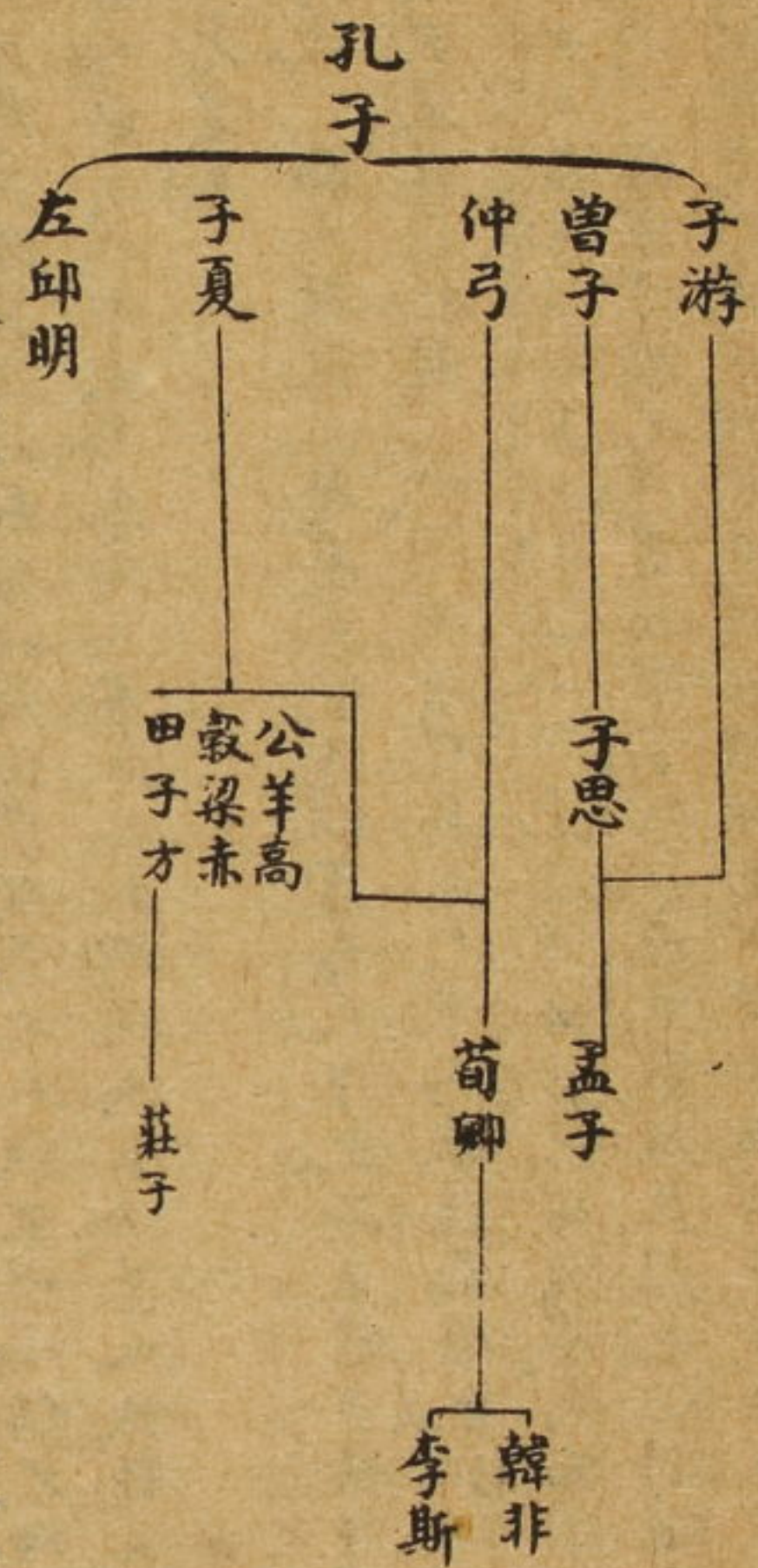
之第一大公業也。蓋論漢桓桓一見互相詰難洋洋十數萬言以祝其國議院爭受爾爾自治業改正選
舉法業者其論辨之激烈持理之堅確殆有過由此觀之當儒學將定未定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
中隨分為三小時期第一期為儒墨之爭蓋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之遺風猶赫赫
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為一世所稱羨尚氣之士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詭儒為柔
異者有焉矣雖然其道最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茂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姜絕矣第二期為儒道之
爭道家有君如晉太后文相如曹參以為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
道術固有適宜於當時之天擇者故氣鼓驟揚而詭儒為虛偽繁縟者有焉矣雖然帝者之好尚變而其
統之盛衰亦與俱變第三期為儒法之爭儒法兩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
武之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詭儒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
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
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確立時代 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於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寶后未歿以前不能實行
所志彼其第一攻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畧主持於上寶嬰以太后之親為丞相田蚡以帝舅為太
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於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一
怒綰下吏嬰蚡斥逐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復為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
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遂乃與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

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變相時代 一尊既定尊經逾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於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觀
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稱盈廷之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偽經隨文竄入
力有不足假借古書古人削竹為篇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為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
艱故受燬甚易其為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眾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祕府歆既親典中
書任意抑揚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祕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即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况有君
權潛為驅督於是鴻都大學承用其書奉為太師視為家法苦人滅鄧呂種易贏自茲以往而儒之為儒
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極盛時代 雖然新散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
請列西漢與東漢之比較 (一) 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有也 (二) 西漢前漢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
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黃老秦宏羊 (二) 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 (三) 西漢自武帝以下史皆
稱其受 (三) 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 (四) 西漢學雖有私授而其傳不廣東漢則
講學之風盛於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并徒眾數百人揚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
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餘人曹曾魏應宋登丁恭皆弟子數千人 (四) 西漢傳經僅憑口說
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 (五) 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諸人共見者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
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瑩著五萬言鄭眾著五萬言何休著春秋繁露諸人共見者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
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尚不勝屈故謂東漢儒術之盛上軌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第三節 其派別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既絕。內競斯起。於羣治有然。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為八。顧漢代儒學雖極盛。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觀。其條葉附蔓。十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今欲言漢儒之派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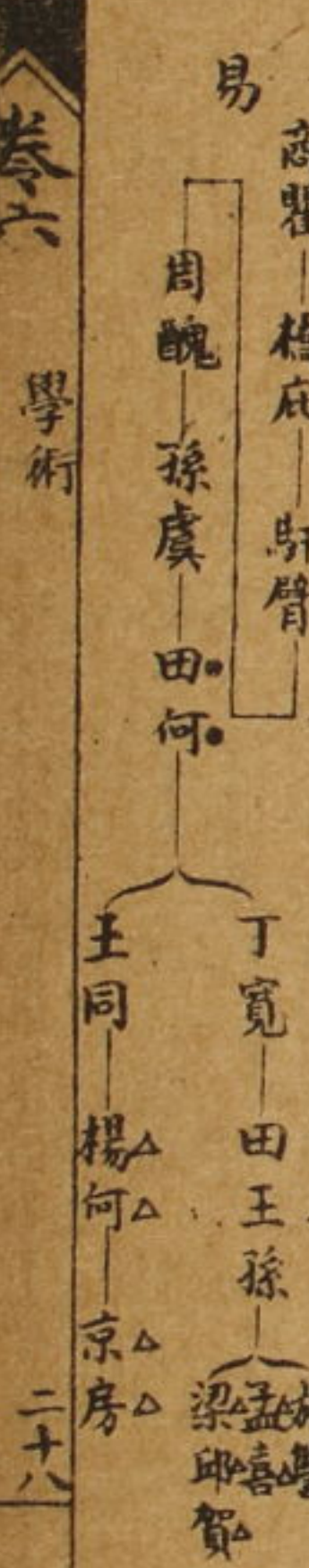
表例說明

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一列于游於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於禮運。禮運為子游所傳。荀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云。以為仲尼子游為最厚。子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于子游也。一列仲弓于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並稱論語言。雅也可使而回。止荀子居權之學說。所自出也。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撥亂。謂之升平。撥亂升平。太平。春秋謂之三世。三世之中。復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撥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是也。太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

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鉅子。而復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於孔氏。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所難言者。尋常。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當人人平等也。人說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當人人平等也。言擴充近於自由主義。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道之行也。者。必言克治近於督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道之行也。成。各國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等。是。也。微。言。大。道。之。行。也。難。終。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見。汪。容。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學。之。大。不。幸。也。外。者。惟。公。羊。春。秋。耳。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一) 說經之儒
(二) 著書之儒
(三) 說經之儒 在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古文
伏勝 歐陽生 張生 夏侯都尉 夏侯始昌 夏侯勝 夏侯建 孔安國

書
古文
子夏 曾申 李克 孟仲子 孔安國

詩
魯詩
根牟子 荀卿 浮邱伯 申公 瑕邱江公 王越 孔安國 楚元王 毛萇 韓嬰 轅固生 翼奉

(六藝)孔子

齊詩
公羊 子夏 公羊高 公羊平 公羊地 公羊啟 公羊壽 胡毋生 嬴公 眭宏 嚴彭祖 顧安樂

春秋
穀梁 子夏 穀梁赤 董仲舒 江翁子 江博士 胡常 荀卿 申公 江翁 蔡廣 蔡千秋 尹更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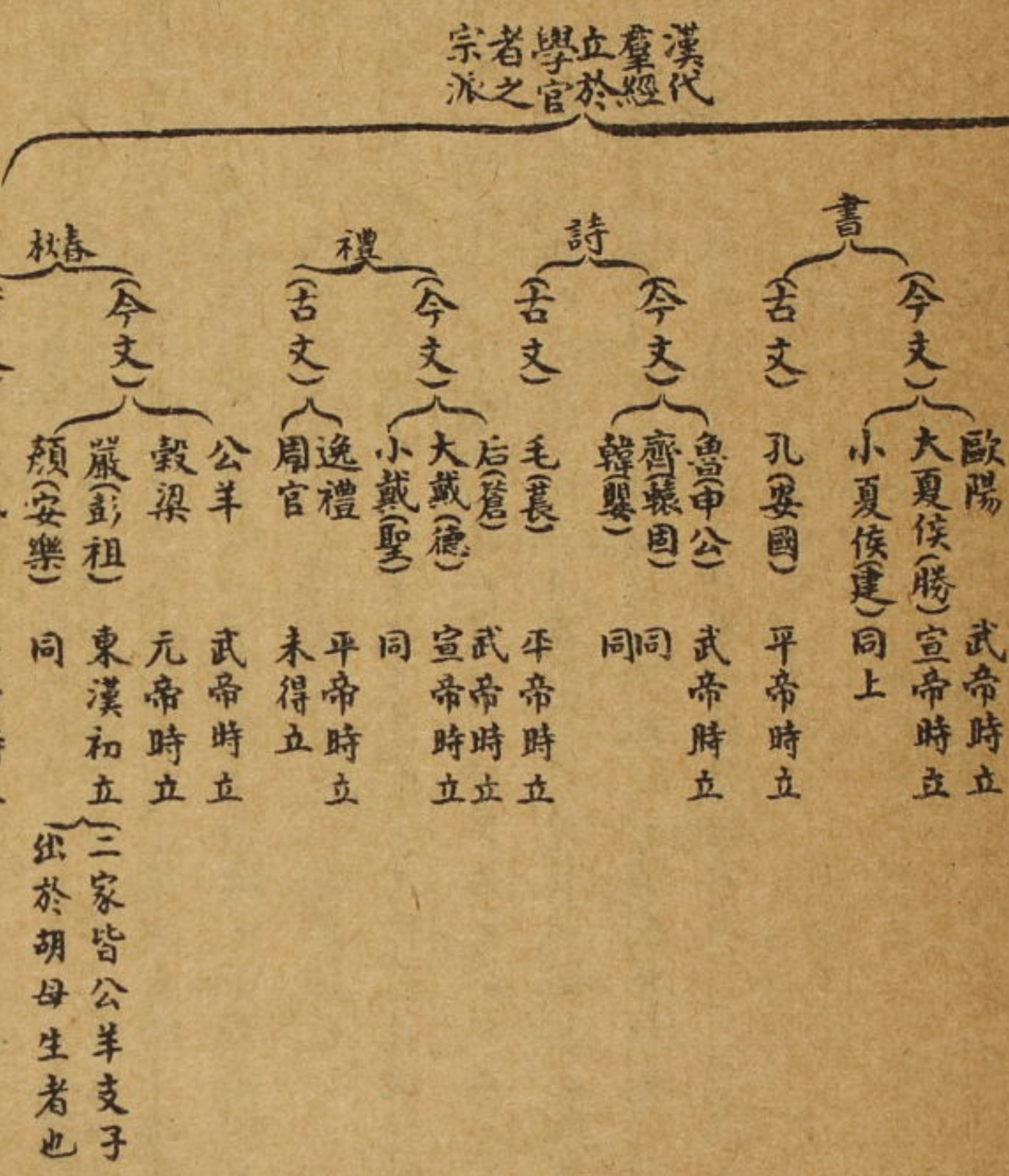
禮
儀禮
高堂生 蕭奮 孟卿 后蒼 戴聖 戴德 戴安 慶普 周禮 劉歆

易
楊何 武帝時立 施雠 宣帝時立 孟喜 同上 易皆今文 梁丘賀 同上 無古文 京房 元帝時立

表例說明
凡傳授不著者以「為識傳授不明者以...」為識。一所未表傳授人只據故書其真偽。非著者之責任。一每經於漢初第一本師身施。為識立於學官者旁施△△為識。由此觀之魯詩毛詩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採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為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今古文之爭是也。今文傳自西漢之初所謂十四博士列於學官者是也。古文興於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為孔學一支。流古文則經亂賊偽師之改亂附託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古文雖不盛於漢代然漢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泐定五經正義皆為古文學獨占時代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今將漢代所立於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為一表。

易
楊何 武帝時立 施雠 宣帝時立 孟喜 同上 易皆今文 梁丘賀 同上 無古文 京房 元帝時立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中公。韓固生胡毋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



限而暴君益乘以為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羣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謚。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此途者也。不然。以孔子之聖智。甯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孛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恒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斷斷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懾。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一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怒恫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一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異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益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指也。及於末流。浸乖本誼。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至於春秋又益甚焉。馴至纖繆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其四。訓詁家。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不為章句。訓詁。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傳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恭故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專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尚。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啟有唐陸明。孔穎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王引之。之嗚矣。買積還珠。

去聖愈遠。益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一)著書之儒。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揚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潜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而說文不過字書。於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於作者之林。新語真贋未定。新書劉縱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為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為西漢學術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為我國開歷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託義皆有所獨見。而不拘於流俗。本紀之託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託始泰伯也。列傳之託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為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為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已。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羣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家二家之關係也。游俠有傳。刺客有傳。厲尚武之精神也。龜策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遠。唐都安易於揚何習道論於黃子。生於天下之中央。而足跡徧海內。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二年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窮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厄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任為

即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峽。印罕。昆明。暹。報命。蓋今日其於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自序稱。吾聞諸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跡。皆徧矣。其於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自序稱。吾聞諸史公。於董子。必有淵源矣。公羊傳。屢引于司馬。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鬱積。以入於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為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中壘粹然醇儒。為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云。揚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之創作力。而惟存模擬性也。王仲子。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據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為近矣。節信。仲長。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為學界放一綫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觀於此。而益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規當時文明之迹者。則詞賦為最優。而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閎之曆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輿地。亦有足多者焉。

第四章 儒佛統一時代

第四節 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何如。試舉聲聲大者論之。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礪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為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藝。師儒雖盛。而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敲厲

名實以經明行修四字為進退士類之標準。故東漢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寔成風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讓產。史不絕書。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軫以犯時主之威。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莫尚於東漢。非過言也。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人出於真心與否。吾不敢言。雖然。孟德斯鳩不云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為元氣。孔子之政治思想。轉就其詞。則正孟德斯鳩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於尚名。治至東京。而儒效極矣。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一顧再林亦云。一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又曰。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猶使之以名為利。一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果也。雖其始或為一以名為利之一念所蔽。而非其本相乎。至其寔成風俗。則其效利之第一性。或且為效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是孔學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其所雅言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防。故東漢承其學風。斯指最暢。范蔚宗之論。以為一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前難。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後漢書儒所以傾而未顯。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傳誼雄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結果。使然也。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

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範圍。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曹左。皆食其賜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繼續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兩漢以後。所以弑逆之禍。稍殺於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標之功。不可誣也。此其結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扶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實執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與民為強制之關係。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為合意之關係。即近於契惟強制關係也。故重等差。惟合意關係也。故貴乎等。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則不然。其施政手段。則干涉也。保民救民。皆干涉。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地之間。其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庸親親之殺。尊惟其政治之目的。則以壓制暴威為大戒。夫以壓制暴威為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道固未有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為君說法。而不為民說法。其為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隱也。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採民之輿論以施廢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於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隱。不順民之所好惡。不採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問題也。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猶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語諸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謂余不信。則試觀二千年來。孔教極盛於中國。而歷代君主。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

當若何。曰：不可不箝制之。以民權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為大戒。猶可言也。浸假而要君亦為大不敬矣。猶可言也。浸假而廢人議政。亦為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異義。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象。視民草芥。視君冠帶之義。聞誅一夫。未聞弑君之說。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之無已時。而國將何以立也。故徒殺一虎。殺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絕其根之跡者。即不能亦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政體是也。敢昌言也。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十年不能蒙其澤也。不是何異語。人曰：吾已誠虎狼勿噬汝。汝但恭順俯伏於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雖曰小國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遠語於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於我頸。我固不得為古人諱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優於法家者。僅一間耳。法家以為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小國以為君也者。有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為優也。雖然。義務必期於實行。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今民之權利。既惟於學說而不敢自有。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故夫東京末葉。馮都學生。郡國黨錮諸君子。膏斧鉞。實字檻而不悔。往車雖折。而來軫益道。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爭政之實為本權。則中國議會之治。雖興於彼時可也。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衮闕為責任。以清君側為旗幟。曾不能乘此實力。為百世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媿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沈滯也。進化與競爭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事理。至繁賾也。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劣。勝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則。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學說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為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苟專制矣。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微諸古今萬國之歷史。而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並起。舉前此之縛軌而廓清之。於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至於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為護耶教者之功耶。為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個乎遠矣。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於一尊之下。此一切羣治。所以瞠乎後也。吾之為此言。讀者勿以為吾欲攻孔子。以為耶氏先驅也。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末流失真。大勢趨於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為獨一法門矣。故羅馬教會最盛之時。正泰西歷史最黑暗之日。吾豈其於今日。乃欲據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跡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為讀者贊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苟為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搜倒之。吾自認吾之義務當此耳。若夫孔子。則固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為大。所以為聖。而吾所頂禮讚歎而不能措者也。或曰：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逮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焉。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顧儒教全不在此，使駭愚婦孺無所信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於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至衰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雖然，以禍福迷信之說煽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微，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益以此自喜焉。

第五章 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為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代也。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說主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間，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吾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詁學之反動力也。漢季學者守師說，爭門戶，所謂碎義迷難，便辭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魏漢諸學問之汨沒性靈，至是已極。物極必反，矯枉過直，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倦，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羣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情無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晉泰始元年，傅元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一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跣地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一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

有治國用兵之術者，魏安二年八月，今計五年春，於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先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儒術之亡，半坐是故。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為董卓所襲，亦無才遺。人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若乃黨錮之禍，後顧厨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駢首闕下。若屠豬羊，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適，故一遞而入於虛無荒誕之域，窮狗萬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漢末自張角董卓李儼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野厭肉，谿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喋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於亂離，無復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厭世之觀自然發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帝王儒者崇尚識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為殆有司命之者存乎斯焉，棟馬棟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於相率而歸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墮落之最大原因也。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徧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後遂為清談之俗者。二三

百年開其宗者實為何晏王弼晉書王衍傳稱一晏獨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一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於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稽康劉伶王衍王戎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以推究老莊為第一事業潘京傳云京與樂廣談廣深歎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為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執履尾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闕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一研精老易一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甯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下壺斤王澄謝鯤謂悖理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傷風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若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於莊張湛之於列皆有所心得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過之焉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鉅子世界哲學應有之一義吾雖惡之而不願為溢惡之言也但其魔業之影響於羣治者既若彼焉矣無他老子既以破壞一切為宗旨而復以陰險之心術說點之權謀佐之故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利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勢使然也此為當時老學正派

二曰丹鼎派 馬貴與曰一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以行其教一籍考五十二經此實數千平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煉養服食兩派其指歸略同吾槩括之名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於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盧生等既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松子遊其是否依託姑勿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

迷信封禪李少君藥大之徒相與炫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盛至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訣益播乃隱名而注之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至晉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雜著一百餘卷其言曰道者一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一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其言說詭不可窮詰而後世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此此派之說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輩所志或不在是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

不悟解脫真理知有軀殼不知有靈魂徒欲長生久視游戲塵寰是野蠻時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印度婆羅門外道每欲速滅其軀殼以高涅槃之樂中國神仙家言每欲長保其軀殼以高飛昇為軀殼所迷也耶教號稱重魂而其言末日審判死者皆從塚中復生其此為當時老學第一別派

三曰符籙派 符籙之視丹鼎益下矣丹鼎派起於漢初符籙派起於漢末順桓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襄楷傳云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所授于吉神經乃收藏之後長角頗有其書焉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本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也

泉木上所傳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本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也

中興史志始著錄馬端臨經籍考亦存其目於後漢書符籙傳亦載其書符籙之術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為真人奉為天師按三國志裴注云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鶴鳴山中造符書為人治病陵子衡子魯以始末見於傳記者也後冠號元真教冊賜天師命繼道陵為天師符籙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真教冊賜天師命繼道陵為天師符籙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唐

晉秋至一品明太祖時改為二元至十三年賜張宗演靈應神和真人之號給三品銀印其後屢有加號自是南北朝士大夫習五斗米道派之名者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

過太上老君命之繼天師張陵之後處師位賜以雲中音誦新科之誠二十卷云太上老君及天師等名稱實始於此其後法師事之受其法術言之於元魏世祖乃遣使奉玉帝柱宇迎致焉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每陶宏景最顯於南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游及禪代之際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云云

宏景取圖識之文獻之恩蓋厚及即位猶自上前奏馬蓋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竊嘗論之其時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竊其象教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欺惑愚故其所言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往往開劫度人後中言天尊開劫已非一統其間相去四十一億萬載云云皆竊佛皆損益四阿含俱舍論等所說剽竊之跡顯然可見而復取兩氏過去七佛之成住壞空四劫之論也

漢儒者陰陽五行之迷信以緣附之故吾謂此時為儒佛過渡時代此派實其最著者也此為當時老學

第二別派

四曰占驗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劉向巨衡龔勝之徒既已盛說五行夸言讖緯及光武好之其流愈覺東京儒者張衡郎顛最稱名家襄楷祭鬯揚厚等亦班班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諸術名義解俱見後漢書盛行於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而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此書四庫著錄注青叢今佚為後世堪輿家之祖而稽康亦有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水說之盛行可知隋志著錄球子一書六朝言祿命者以為本經而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宏景有三命抄寶後世算命家之祖術元萬著元包庾季才著靈臺秘苑皆此為後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宏景著相經為後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誣罔怪誕之說汨濁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

為魏晉六朝間為陷溺社會之罪惡府可也此為當時老學第三別派

要而論之當時實道家言獨占之時代也其文學亦彪炳可觀而發揮厥世精神亦最盛所謂一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等語其代表也此皆老子一對狗萬物一楊朱一奚違死後之意也雖我國二千年文學大率皆此等音響而魏晉六朝為尤甚焉曾無雄奇進取之氣惟餘靡靡頹惰之音老楊之毒鼓使然也

其時治經學者雖有若王肅杜預虞翻劉焯徐遵明之流然曾不能於東京學風外有所建樹徒咬文嚼字破碎逾甚北史儒林傳謂一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無窮其枝葉一兩派之概象雖不同要其於數千年儒學史無甚關係一也雖謂其時為儒學最銷沈之時代可也

佛學雖自漢明以後已入中國符秦崇法廣事翻譯宗風漸行然謂之為佛學萌芽時代則可竟謂之佛學時代則不可蓋當世時之治佛學者徒誦讀經文皈依儀式而於諸乘理法會無所心得也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即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雖然遠不如彼時之盛矣其派別之多亦遠有所遜故劃分數千年學術思想史而名彼時為老學時代殆無以易也

第六章 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吾昔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為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而言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為儒學與文學通成反比例者中國文學史當以六朝唐為全盛時代一無所事其最鋒銳於學界者如玉

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為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故為文光敏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敎是已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敎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其兩大儒敎之衰亦宜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諸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天之實行之者則此學即為其人之所自有如吾游學於他鄉而於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親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為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終不可成立矣又如日本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為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於我為斷

審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為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前乎此者兩漢之經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又不惟在中國為然耳以其並時舉世界之學術思想界校之印度自大乘教諸鉅子滅後繼法無人其繼法者日以萎微歐洲則中史號稱黑暗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為北狄所蹂躪幾陷於無歷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於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為並時舉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

亦宜乎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中國之受外學也與日本異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鶩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與之俱化矣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能似終不能於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創造中國不然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毫髮譬猶潑墨於水其水而為徑尺之盂方丈之池也則黑痕倏忽而徧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甯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實神其用別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青於藍水寒於水於戲深山大澤實生蛟龍龍伯大人之脚趾遂終非僂僂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謂余不信請徵諸佛學佛法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賈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為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真偽第勿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齋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雖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離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為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敎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為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牙補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有年于作理感及晉代魏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

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闡揚佛教於士大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於此。為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齋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探險於非洲者。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為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譯。一切經綸。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其最顯者也。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為傳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鉅。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什首傳三論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為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說。跋陀。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登壇。一新矣。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宋文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經等。又迎求那跋摩於罽賓。築戒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茲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並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遠摩。始倡禪宗。真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真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匯。至是遂為佛學全盛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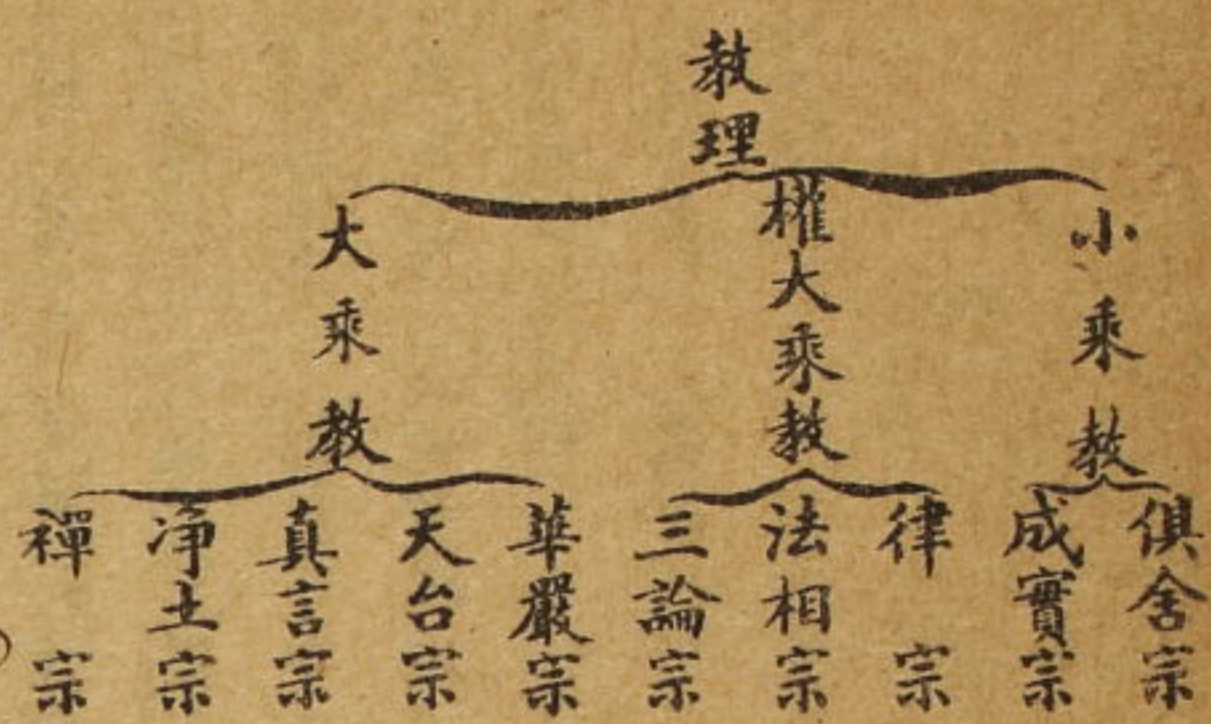
第三節 諸宗略紀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為一表。示其系統。

宗名	開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	----	------	-----	-----	-----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梨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 入天台
律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間	唐以後 歸華嚴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龍樹、 世親、龍樹提婆、 世親	同上	唐宋明時	明末以後
禪宗	達摩大師	馬鳴、龍樹提婆、 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宗	真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中唐	晚唐以後
攝論宗	同上	無著世親	同上	陳隋間	唐以後 歸法相
天台宗	智者大師	無著世親	陳隋間	隋唐間	晚唐以後
華嚴宗	杜順大師	龍樹、龍智	陳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真言宗	不空三藏	龍樹、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他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諸宗之教旨。若縷述之。雖數十萬言。猶不能殫。且亦非余之淺學所能及也。是以不論論其歷史。以本論原為主。不能他及。但各宗起原多與印度有關。係故不得不追論及之。

(一) 俱舍宗。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中阿含經六十卷。長阿含經二十卷。雜阿含經五十卷。皆小乘經也。撰成。其宗義。不感於印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羅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弟子曇影為之筆述。僧叡為之注釋。於是此義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法者率皆兩晉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之奧義。歸國後重譯原本。釐為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法寶。尊。競為疏記。遂以流通。但此宗本為法相之初步。故亦名法相宗之附屬宗云。

(二) 成實宗。本宗之祖師。即成實論之訶梨跋摩。其人也。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之論。時印度佛派有「有」覺有所未慊。乃通覽大小乘。自創此論。然其宗義。不感於印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羅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弟子曇影為之筆述。僧叡為之注釋。於是此義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法者率皆兩晉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三) 律宗。自佛入滅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為經、律、論之三藏。律之在教中。蔚為大國矣。其入中國也。始於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八受」者。劉宋元嘉十一年。始行「尼受」。所謂比邱尼。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其後僧祇律等。相續出世。律教漸入震旦矣。其卓然完成一宗者。則自南山律師道宣始。南山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首律師之門。後隱於終南。研精戒律。及獎師西游歸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親為其書記。譯律數百卷。證明戒律為圓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其有功於佛教。實非淺鮮。其時與之並起者。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孺律師所創。二曰東塔宗。懷素律師所創。並南山宗。統稱律家三宗云。然彼兩宗不光大。獨南山律。至元代猶保持宗勢不衰。

(四) 法相宗。法相。天台。華嚴。三宗。亦稱教下三家。皆大乘妙諦。而當時佛學中最光大者。也。此宗一名唯識宗。以大意明唯識故。又明慈恩宗。以開祖為慈恩故。本宗印度傳法。最為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

深密楞伽經等。闡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為斯學所本。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論。所謂「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般若論」。是也。無著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無著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等。唯識三十頌。等。大弘斯旨。復次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尊十大論師。皆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之弟子戒賢論師。所謂傳法大將。冠絕一時。深究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之蘊奧。在五印度中。號稱辯才第一。傳鉢獎師。以惠震旦。自茲以往。西域此學微矣。唐貞觀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坊間西師事蹟也。身徧歷五印。得禮戒賢。盡受五大論。即彌勒十支論。下所造。博通因明聲明諸學。當時有所謂五明者。佛徒外道並學之。其歸國以後。弘暢斯旨。實為法相宗入中國之嚆矢。玄奘高足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玄旨。於是述疏證義。確立宗規。本宗大成。實由於是。再傳為淄州惠洽。著「唯識了義燈」。三傳為樸揚智周。著「唯識演秘」。一經此數師宗義。遂日以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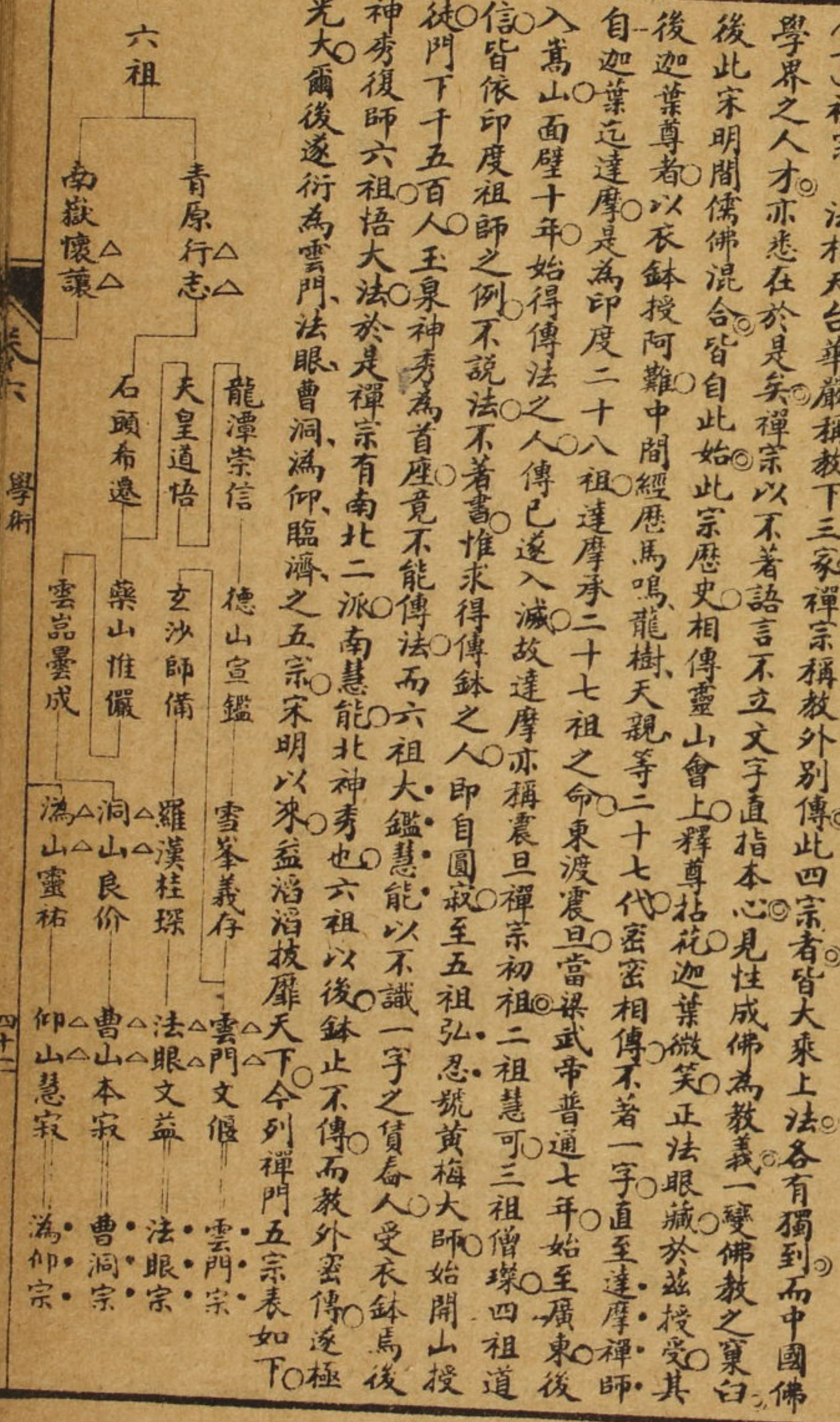
(五)三論宗 三論者。一。中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也。前二為龍樹菩薩造。後一為提婆菩薩造。故本宗祖龍樹提婆。亦名四論宗。鳩摩羅什實提婆三傳弟子也。傳法東來。專弘此宗。四論翻譯。皆出其手。什師門下。生道聲。僧融。道叡。僧影。曇觀。慧恒。道濟。曇之八傑。皆受大義。曇濟授道朗。道朗授道詮。道詮授法朗。法朗授嘉祥。至嘉祥大師。名。而此宗全盛。其後玄奘復從印度清辨智光兩大師。更受微言。復有地婆伽羅者。東來。口授宗義。於慈恩。慈恩遠承什譯。近稟共傳。旁參伽說。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遂以大成。

(六)華嚴宗 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即為深位菩薩。文殊普賢。尊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聽之如聲。如啞。佛滅五百年。馬鳴菩薩作「大乘起信論」。演真如緣起法門。即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菩薩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本宗。印度之列祖。其在支那。東晉義熙十四年。跋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後諸師。講說流布。製疏撰章者。雖不勝數。然未能確然成一宗。派。陳隋間。杜順禪師。始提義綱。標立宗旨。著「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等。十玄章。等。大暢妙旨。是為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作「搜玄記」。一。孔目章。等。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作「探玄記」。二十卷。以解華嚴。其餘著述。尚二十餘部。圓宗宗風。至此大成。故賢首亦稱華嚴太祖。賢首沒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一。破斥異說。一。恢復正宗。諸祖心傳。賴以不墜。所謂清涼國師是也。五祖宗密。稱圭峯禪師。紹述清涼。感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以光大。此五傑者。所謂華嚴五祖也。

(七)天台宗 亦名法華宗。以依法華經立宗。故此宗不上。承印度創始之者。實由我支那。則智者大師其人。也。師名智顛。陳隋間人。以居天台山。故此宗得名。時有南嶽慧思禪師。德高一世。自證三昧。智者往謁之。則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越十四日。智者大徹大悟。遂直接佛傳。創立此派。荆溪尊者智者第六。一。止觀義例。一。云。一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樞大智度為指南。以大經。按指注。為扶疏。以大品。按指大品。為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為論也。

經諸法為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本宗創立之真相實括於是。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宗無籍在家。曾次有智威慧威玄朗妙樂并稱龍象。中唐以後荆溪尊者湛然最顯焉。
(八)真言宗。佛教有顯密二教之別。此宗所謂密教也。密教者何。不持言語以立教者也。據佛家言佛有三身。一釋迦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出之三體也。按略如耶教三大日者。釋迦之法身。釋迦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學者綜別諸宗亦分為釋迦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今所舉十宗。惟真言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今佛通念南無阿彌陀佛。餘八宗皆屬釋迦教。相傳金剛薩埵親受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智授善無畏。善無畏始來唐。翻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實支那傳法初祖也。其後不空和尚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從事翻譯。為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國師。真言宗之確立實自不空始。雖然此宗不盛於我國。後經空海印創造日本。傳諸日本。日本今特盛焉。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
(九)淨土宗。此宗所依者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往生淨土論。以念佛藉他力而求解脫。所謂彌陀教也。印度先師推天親菩薩。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始傳淨土法門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國沙門安清高始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晉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已為此宗之嚮天。然法門未備。菩提流支之入中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流支以授曇鸞。曇鸞著往生淨土論。註一大弘斯旨。其後隋大業間有道綽。唐貞觀間有善導。皆錚錚大師也。禪宗天台法相華嚴等諸宗。雖極盛於當時。然其教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者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

凡難解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禪師在世之時。屠肆殆無過問者云。其力量可見一斑矣。今世俗所謂佛教者。大半猶汲此宗之末流也。
(十)禪宗。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此四宗者。皆大乘上法。各有獨到。而中國佛學界之人才。亦悉在於是矣。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為教義。一變佛教之窠臼。後此宋明間儒佛混合。皆自此始。此宗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於茲授受。其後迦葉尊者。以衣鉢授阿難。中間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相傳。不著一字。直至達摩禪師。自迦葉迄達摩。是為印度二十八祖。達摩承二十七祖之命。東渡震旦。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廣東。後入嵩山。面壁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已遂入滅。故達摩亦稱震旦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之例。不說法。不著書。惟求得傳鉢之人。即自圓寂。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為首座。竟不能傳法。而六祖大鑑。慧能以不識一字之貧賤人。受衣鉢焉。後神秀復師六祖。悟大法。於是禪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後。鉢止不傳。而教外密傳。遂極光大。爾後遂衍為雲門。法眼。曹洞。臨濟。之五宗。宋明以來。益滔滔披靡天下。今列禪門五宗表如下。



馬祖道一 百丈懷海 黃檗希運 臨濟義玄 臨濟宗

以上諸宗傳授之大畧也。至各派之長短得失。固非淺學所能言。亦非本論所應及。故從闕如。若吾國佛學之特色。及諸哲學說之尤精要者。請於次節試論之。

鄙人雖好佛學。然實毫無心得。凡諸論述。皆貧子說金之類而已。此節所記歷史。據日本人所著一八宗綱要。二十二宗綱要。佛敎各宗綱領。等書。攷察而成。非能自記憶自考證也。但合彼十數萬言之書。撮為數葉。亦頗劬耳。此等乾燥無味之考據。知為新學界所不喜。但此亦是我國學術思想一大公案。學者所不可不知也。最而錄之。亦足以省繙檢之勞云爾。 著者識

第六章 佛學時代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

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吾於真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雖有真宗日蓮宗。為彼所自創。然真宗不過淨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能有甚深微妙。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也。真宗許在家修行。許食肉。許妻。是其特色。但此亦印度所謂優婆塞徒之名。亦不必未嘗能自譯一經。未嘗能自造一論。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視中國。瞠乎後矣。此甯非我泱泱大國民。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竊信數十年以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

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頂禮以祝。吾跂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請謳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為我青年勸焉。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第一) 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景教乃盛於歐西諸國。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無佛敎。佛敎乃盛於亞東諸國。豈不悲哉。豈不異哉。佛滅度後數百年間。五印所傳。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分裂。上座大眾。各鳴異見。別為二十部。至五世紀。佛滅後。佛滅後。外道繁興。大法不絕如縷。至六世紀末。而有馬鳴。七世紀。而有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著世親。十一世紀。而有清辨護法。十二世紀。而有戒賢智光。其可稱真佛敎者。不過此五百年間耳。自玄奘西游。徧禮戒智諸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歸於中國。自此以往。印度敎徒。徒事論戰。急於布教。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起日相攻。佛徒不支。乃思調和。浸假採用婆羅門敎規。念密咒。行加持。開教元氣。銷滅以盡。至十五世紀。而此母國已無復一佛跡。此後再蹂躪於回教。三侵蝕於景教。而佛學遂長已矣。轉視中國。則自唐以來。數百年間。大師踵起。新宗屢建。禪宗既行。舉國碩學。皆參圓理。其餘波復被靡。以開日本佛敎之不滅。皆中國諸賢之功也。中間雖衰息者二百年。而至今又駸駸有復興之勢。近世南海瀾陽。皆提倡佛敎。他日合先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美之四種文明。而統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國人矣。此其特色一也。

(第二) 諸國所傳佛學。皆小乘。惟中國獨得大乘。佛敎之行。西訖波斯。北盡鮮卑。柳亞伯南。至暹羅。東極日本。凡亞洲中大小百數十國。無不徧被。吾深疑。耶教為剽竊印度婆羅門及佛敎而成者。其言天主。

自除天堂地獄之論。禮部所禱之式。無一不與小乘法相類。古代希臘埃及猶太印度。既有交通。如希臘大哲學家。亦謂其嘗至印度。然則印度宗教。言流入猶太。亦非奇事。但未得確據。不敢斷言耳。雖然。彼其所傳。皆小乘耳。日本佛學。以此論。蓋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中人。固已紛紛集矢。謂大乘非佛說。大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貪樂偏義。誇毀圓乘。即如今日西藏蒙古。號稱佛法最盛之地。問其於華嚴法華之旨。有一領受者乎。無有也。獨我中國。雖魏晉以前。象法萌芽。未達精蘊。迨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懍從。三家齊興。別傳崛起。隋唐之交。小乘影跡。幾全絕矣。竊嘗論之。宗教者。亦循進化之公例。以行者也。其在野蠻時代。人羣智識卑下。不得不敬之以福樂。惜之以禍災。故惟權法得行焉。及文明稍進。人漸識自立之本性。斷依賴之劣根。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為解脫主義。由利己主義。而變為愛他主義。此實法之所以能施也。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也。此其特色二也。

第三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試以第三節所列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竺國故書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盛於中國。三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沈沒於若明若昧之域。據言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擬取華嚴經。於海龍宮。想見矣。而宗門更有焉。在彼惟有「大不思議」「十地」兩論。推闡斯義。餘無所聞。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圭峯之徒始也。雖謂華嚴宗為中國首創焉。可也。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刹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真偽。固不易辨。即云真矣。而印度

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一禪宗。可斷然也。不甯惟是。後祖受鉢。前祖隨即入滅。然則千餘年間。不許同時。有兩人解禪宗正法者。又斷然也。若是則。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然則佛教有六祖。而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承。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由此言之。十宗之中。唯律宗法相宗真言宗淨土宗。嘗盛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國所產物也。試更為一表示之。

- 一 俱舍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 二 成實宗 印度創之而未行 中國極盛
- 三 律宗 印度極盛 中國次盛
- 四 法相宗 印度極盛 中國亦極盛
- 五 三論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 六 華嚴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 七 天台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 八 真言宗 印度極盛 中國甚微
- 九 淨土宗 印度極盛 中國次盛
- 十 禪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夫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

皆支尊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曾盛於天竺。其三皆創自支那。我支那人在佛教史上之位置，其視印度古德何如哉？竊嘗考之，印度惟小乘時代有派別。佛滅後，小乘派分為二十部，初分為大衆部、上座部、山住部、北山住部、二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為多聞部、次為說假部、皆二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為制多山部、西次為犢子部、復由犢子部分為法上、部賢、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次為化地部、復由化地部分為法藏部、皆三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為飲光部、三世紀末葉所分也。次為經量部、四世紀初葉所分也。此十派皆由上座部分出也。四世紀以後，小乘時代無派別大衆之興，凡為三期。第一期則馬鳴也。六世紀第二期則龍樹提婆也。七世紀第三期則無著世親也。九世紀皆本師相傳，毫無異論。畧似漢初伏生申公后蒼等之經學。及其末流，護法清辨，詩空有於依他之上。戒賢智光論相性於唇舌之間。壁壘稍新，門戶胎立。而法輪已轉而東矣。蓋大乘教義萌芽於印度，而大成於支那。故求大法當不於彼而於我。此非吾之夸言也。殆亦古德之所同許也。此其特色三也。

(第四) 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視孟子蓋孔學之大義。浸入人心久矣。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為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士國士君子之心也。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信之反對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耶教以為人之智力極有限，不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耶教日事祈禱，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于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補佐者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

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窮究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哲學為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先秦之哲學，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乏於其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震旦，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宋明後學問復興，實食隋唐間諸古德之賜也。此其特色四也。

本報學術門論中國術一為其語繁重，非一年不能印完。而第三章第四節題為戰國學術與希臘學術比較，恐讀者於希臘哲學說未親涯涘，或致茫然。故先草此篇，以資參考。又本論原有緒論一章，亦緣此理由，暫置於後。而以上古時代編先焉。讀者諒之。

篇中詳諸哲之名，其已見於嚴侯官天演論者，悉從之。其未見者，乃自詳也。 著者識

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上編 上古時代

中國之新民

希臘者歐羅巴之母也。政治出於是，學術出於是，文學出於是，技藝出於是。乃至言語風俗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一不出於是。雖謂無希臘則無歐羅巴，非過言也。希臘學派至繁極曠，而其目的皆以考萬物善化之現象於其變遷無定中，而推見其本體，以求其永遠不動之原理為歸。故初期之哲學皆天然哲學也。世界觀也。所謂伊阿尼亞派，所謂埃黎亞派，所謂畢達哥拉斯派，並詳見其持論雖各異，其所向之鵠一也。異焉者不過其著眼之點而已。即甲派主實驗，乙派主推理，丙派執其中庸，所以有異同者在於此。然諸家錯說異論紛競，其勢必趨於懷疑。懷疑派者以為真理終非吾人所能識者也。何則？人之知識緣

感覺主。感覺者。不過吾意根之狀態。而非可以代表外物之本體者也。然則吾所謂真理者。非絕對者。無對持也。如云絕對之真理。即之真理明矣。以此之故。復生出說。辯學派。謂吾人無論不能知真理也。即知無假理。以為對待之謂也。亦非可告語於他人。此希臘胚胎時代學派之概略也。梭格拉底出。反對此等懷疑論。以為吾人之本性。不徒有感覺而已。而實具有能察物理之能力。雖然。梭氏專言倫理之原理。而未及純正哲學。雖以止於至善立教。而所謂至善者。言之未瞭。故及其沒也。其弟子互爭此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而皆自以為師說。故有所謂主樂派者。有所謂非樂派者。按楊氏近主樂派。墨氏近非樂派。及其高弟。柏拉圖。始倡性理論。以調和之。所謂觀念派者是也。

與柏拉圖之觀念論並興者。德謨吉來圖之阿屯論也。柏氏為梭氏高弟。故其學注重人事之現象。以倫理為最要問題。是梭氏之遺傳也。德謨雖與同時。然未嘗一到雅典。未一受梭聖之摩頂。故其學注重天然現象。以根塵為最要問題。蓋所受者殊科也。

亞里士多德。又調和以上兩家者也。故其說如五色摩尼。隨觀者之眼。而異所見。或見為主唯心論。唯心者。細玩自明所指。而近於柏氏。或見為主唯物論。而近於德謨。雖然。皆是也。皆非也。亞氏之說。實兼兩者而存之者也。彼以宇宙之本體為變動不居。進化無已。以此劑通兩說。故通稱此派為進化學派。亞氏之學。實總匯古代思想之源泉。而發達臻於極點者也。且其窮理之法。亦綜合諸家。彼以為剖辨真理。當有所憑藉也。於是創論。理學。即候官羅氏以範之。此其持論之精確。所以超軼前哲也。亞氏又明哲學與科學。中國所謂格之別。亦其識之加人一等也。

亞氏沒後。天下大亂。民生多艱。學者終日汲汲。求所以安身立命之途。不遑馳思精深。而一以脩身為鵠。故治純正哲學者少。惟以倫理為最高之問學。於是斯多噶派與伊壁鳩魯派。分起。同主於實踐。而甲派以成德為至善之鵠。斯多噶派。其說貴乎義。相死。乙派以快樂為至善之鵠。頗類近世邊兩者。各相非其勢力之盛。亦相匹敵。於是懷疑論復起。懷疑論不可久也。於是折衷派繼之。以為兩者皆有所長。然折衷論亦不可久也。卒復歸於古代神祕說。以謂吾儕人類。終非能以自力求得真理者。必也藉不可思議之神力以啓之。此說既行。而當時適與東方交通。猶太教耶穌教之思想。次第輸入。哲學既大蒙其影響。而亦以我哲學影響彼宗教。於是別創一種神哲調合之派。而中古學史之幕開矣。

第二章 希臘哲學胚胎時代 *Jonia*

第一節 伊阿尼亞學派

伊阿尼亞派。起於密理圖。故亦稱密理圖派。西曆紀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間。號稱極盛。其持論之要點。以為宇宙物體。如此其繁賾。必有為其根者焉。因欲求此化生萬類之原質。而抱一以貫之者也。此派鉅子。凡有三賢。而德黎 *Thales* c.450 B. C. 凡為中用。B. C. 字樣者。皆耶穌紀元前之者。稱也。即此。首次之者為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os* c.547 B. C. 亞諾。芝曼尼。 *Anaximenes* 581-524 B. C. 德黎。以水為化生萬類之原質。以其有生氣有活力。時或結為定質。時或蒸為氣質。變動不居。其力宏也。前亞諾以無極為化生萬類之原質。謂萬物出於無極。復歸無極。此無極者。無性無狀。復無差別。惟有運動。漸次分離。生寒熱二。復次兩者。而生濕氣。濕氣又生。木火與土。土由流質。漸變定質。並生萬物。物憑熱力。而有

進化所謂天然論者是也。後亞諾以空氣為化生萬類之原質。謂空氣運動曾無已時。緣茲運動。生二變化。曰漲曰縮。漲能生熱。縮為寒。母地水火風緣斯而起。其說實補前亞諾之所未及。由沖漠而示其實際者也。

第二節 埃黎亞學派及天演學派

胚胎時代第一期。其所研究者。在萬物之本質。即能考宇宙之實體。而未能及其實相也。實相者何。萬物各有現象。或生或滅。或由甲變乙。由乙變甲。而其生滅變化中。亦如有不生滅不變化者存。所謂萬有之真性。宇宙之實相。實古今哲學界一大問題也。至胚胎時代第二期。而此問題遂浮現於希臘諸哲之腦膜中。其間有兩家之對論起。曰埃黎亞學派。曰天演學派。

埃黎亞之初祖。曰芝諾芬尼 Xenophanes: 570-478 B. C. 其集大成者。為二祖巴彌匿智 Parmenides.

芝諾芬尼之天演學派之宗師。曰額拉吉來圖 Heraklitos: 535-475 B. C. 額氏與巴氏並世而生。而其說若冰炭之不相容。巴氏之論。以「有」(Being) 為宗。而額氏之論。以「成」(Becoming) 為主。巴氏以萬法之實相。為一如不變。額氏以為流轉無已。試舉兩說之要領而參較之。

巴氏之說曰。存者惟「有」。一不存。惟惟不存。亦不可識。所謂「有」。者無始無終。惟有現在。不生不滅。又不可分。唯一不二。平等如如。無以名之。強名特安。特安者。希臘語。之義也。把觀此特安者。寂然不動。為萬有本亦其真相。其他現象。變化生滅。無量無數。皆由眾生。六根頑妄。自生分別。指為本相。無有是處。額氏之說曰。一切物相。非有非無。有無兩相。同時而現。惟趨於成。以為其鵠。即集即散。方散方集。忽來倏

去。孰觀其朕。世界起滅。成敗循環。更無一物同一不變。而常存在。是故萬物皆在過去將來之間。所謂今者。更不可指。或有問者。物相既是流轉不住。以何因緣。而得認識。是故當知變化之中。有不變者。流轉之內。而有恒常。斯何物。斯字曰天演。天演有則。法則之。而使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額氏名此物曰羅哥也。義。凡物之變。不出二力。其一反抗。其二壓服。以此因緣。物物相閱。經無量劫。曾無已時。而此二者同時而在。更無矛盾。譬如幼孩。變而成壯。壯又變老。幼壯老。三接構相。而令壯者。即前幼孩。是一非二。若云幼者是甲。壯者是乙。或云幼壯相戰。壯勝幼。而彼幼者。蒙其損害。無有是處。是故當知。凡有爭競。必有調和。爭競調和。為物之父也。額氏又精於格物學。以火化為天地。秘機。謂萬物皆出於火。皆入於火。由大世。黑基赫。齊泰之流。生成。由大毀滅。其說與化學家。額氏實推物理。以言哲學之大宗師也。近大表彰之。有以夫。

大抵宇宙成立 World-process 之問題。哲學家之最大問題也。物之兩象。曰有與無。而埃黎亞派。以為此對待之相。不可兩立。額氏之派。則以為相反相成。並行不悖。巴氏即埃黎亞派。墮於常見。以為萬物恒一。如如不壞。見為變化相者。皆迷妄也。額氏毗於斷見。以為萬法流轉。大道無常。見為固定相者。皆迷妄也。其兩義之不相容也。如此。雖然。其揭發理性。而以六根六塵。所接構者。為迷見一也。其論各偏於兩極。雖有不能盡合真理者存。要之此二氏者。實代表當時思想之兩大潮流。各明一義。為後世的。其功豈淺歟耶。

第三節 調和派之三家

巴額之異趣。既角立而不相下。於是胚胎時代第三期之學者。以調和此兩大思想。而統合之為務。又不惟調和統合而已。巴額僅言宇宙之生成。而此時代之學者。更進而求其所以生成之故。於是三大家

出焉。曰：四大論派曰種子論派。曰阿屯論派是也。

四大論派皆以地水火風派之鉅子。曰奄拔。譯。Empedocles. 490-430 B.C. 以為世界萬物皆本於原質。原質混合而物以生。原質分離而物以滅。此原質者。名為萬物之根。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原質有四。地水火風是也。然此四原質。何以能成萬物。何以能使萬法變化流轉而無窮。則以有愛憎二力。故愛力增勝。混合而起。甲物微分。入乙空隙。混為一體。如磁與鐵。混合極端。成斯非羅。Solano。譯言珠。巴氏云。有。即。是此義。增力增勝。時乃分離。其動之機。亦復如是。愛憎兩極。往來無息。宇宙變成皆起於此。其緒論亦謂。種子論派之鉅子。曰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 500-428 B.C. 以種子代四原質。所謂種子。於其性質。即形色味。含差別相。無數無量。可遞分割。如兔毛塵。此種子者。不生不滅。種子初相。殺離渾沌。始於反對。終於混成。其動力。一名奴烏士。Nous。譯言此奴烏士。純一平等。能慮運動。宇宙如一機器。結集種子。遂生萬物。任舉一物。皆含種子。無量無數。譬如雖雪。非無黑性。但其質外。有總之者。安氏此論。精神體質。剖分部居。後世學者。亦呼為二元論。

阿屯論派 Atomism 阿屯為物質原始之微點。之初祖。曰黎烏揭。譯。Leucippus. 500 B.C. 其論益與埃黎亞派相近。但其相異者。則埃黎亞派僅言有。而此派則言其運動性也。埃黎亞派僅言實。而此派則言實。實與虛空并存也。其論以為宇宙萬有。由阿屯成。此阿屯者。本來平等。而在虛空。箇箇分離。充塞十界。但謂分者。實非阿屯。阿屯本體。既不可分。復不可變。綜其論根。即將巴彌匿智之所謂。特安者。打破而成碎片也。至此阿屯。以何姻緣。而得成物。彼其持論。異安那氏。彼言阿屯。動力所起。隨其重量。及其性質。而

生差別。物有自性。非離本質。而別一物。主其運動。此派後衍為德謨利圖之說。別詳下章。綜此三派之概要。其立脚地。皆與埃黎亞派同。謂現在之物。皆不生滅。而亦採額氏變化流轉之說。蓋以性體之集合離散。為變化流轉所自生。此即其調和宗旨所在也。

第四節 畢達哥拉斯派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582-500 B.C. 派亦名意大利派。其學於諸派之外。自成一家。以數為萬物之本。體而以律呂精義附之。以謂有物必有則。而則皆自度數而成。數之關係。不因時與地而異。數有奇偶奇者有限。偶者無涯。斯二反對。則成萬物。雖其論或不免牽合。至其言天文。學則不朽之功也。畢氏以為宇宙本體。為一球。攢其心者。號曰中央火。周其四圍。復有球十。各附總體。回轉不停。雖我地球。亦此十中。而居其一。繞中央火。循其側面。而常運行。是故吾人。棲其半面。於中央火。與地球間。所生關係。不能測知。諸球運行。常發妙音。號曰天樂。諸星世界。各有秩序。常相調和。而我所居。闊浮提洲。是其變亂偶不完全之一部分。是等諸義。與近世天文學家言。幾同一揆。前哲思想之精銳。真可嘆絕矣。又其學理頗帶宗教氣味。嘗言輪迴。生轉。以善修善證者。得生極樂。常任自由。修惡果者。漸次墮落。又勸人制情。慾求解脫。舍肉體之獄。舍達靈魂之樂。固故史家有謂畢達哥拉斯曾游印度。受其教義者。亦非無因也。由此觀之。則前此之諸派。不過德黎氏支與流裔。而畢氏則與德氏。立於對等之地位者也。德氏一派。全就物質上着想。畢氏一派。則從物形上着想。而其立論。至以數為萬物之撮影。故胚胎時代之學術。實以德畢兩氏。中分天下也。埃黎亞派及額拉吉來圖派。然百家紛騰。無所折中。於是懷疑說辯派興。

凡學術之有懷疑。是過渡時代除舊布新之一現象也。故於德。畢。巴。額。諸哲之外。而懷疑學派出焉。結匪胎時代之餘局。開全盛時代之先河。其論哲理也。以為萬有之真理。畢竟非吾人所能認識。其論倫理道德也。以為舍習俗之外。無所用力。故常應於時用。教授種種學藝。而思想變遷之原因。實包孕於是矣。當時倡此說者。如普羅特哥拉。Polignus 481-411 B. C. 哥智亞。Xenias 435-380 B. C. 希比埃。Hippias 460-410 B. C. 普羅狄加。Prodicus 之徒。皆其著者也。今避繁重。不徵引其學說。

文學說例

章氏學

敘曰。爾雅以觀於古。無取小辯。謂之文學。文學之始。蓋權輿於言語。自書啟既作。遞有接構。則二者殊流尚矣。漢世相如。雄固之屬。皆當纂凡。將訓蒼頡。故其文辭闕雅。知言之選。唐時樂文。采者猶云。宜略識字。至賦詩言。饒矜慎不舉。兩宋以降。斯道漸普。然有所述作。猶號曰古文辭。其稱謂不能無取於墳籍。既昧雅訓。則謠踏狂舉者眾。昔王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摭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論衡篇。夫漢人自史為蒼頡。亂蓋以上。大抵從師受誦。逮其成立。方能守文。則曰儒。草創述作。則曰文。誠其第次當如是也。今則文墨辭說之士。乃往往不逮經儒遠甚。姚姬傳欲事東原。猶被謝斥。何有其錄錄者。校其功實。非通小學。與不通小學之效歟。夫夫蚩而上。結繩以治。則吐言為章句可也。既有符號。斯殺禘異語。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絕言者。無能往來。况夫番別流變。耶。世有精練小學。拙於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

學而可言文者也。今為說例。率取文學與雅故神指相關者。觀其會通。都為一燧。以俟達者云爾。一六書初形。形聲事意。皆以組成本義。而言語筆札之用。則假借為多。自徐楚金繫說文。始有引伸一例。然鄭君以令長為假借。令者發號。長者久遠。而以為司號。令位夏高者之稱。是則假借即引伸。與夫意義絕異而徒以同聲通用者。其趣殊矣。夫號物之數曰萬。動植金石器械之屬。已不能盡為其名。至於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無體象。則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若動靜形容之字。在有形者。已不能物為其號。而多以一言繫括。在無形者。則更不得不假借以為表象。此雖正名如李斯。善辯如惠施。無可如何者也。一姊崎正治曰。一凡有生活以上。其所以生活之機能。即病態之所從起。故凡表象主義之病質。不獨宗教為然。即人間之精神現象。社會現象。其生命必與病質俱存。馬科斯年拉以神話為言語之疾病。腫物。雖然。言語本不能與外物脗合。則必不得有所表象。故如言「雨降」。葉降下。本謂言「風吹」。葉吹。也。出氣。皆略以人格之連表象風雨。且因此進而為抽象思想之言語。則此特徵愈益顯著。如言「思想之深遠」。一「度量之寬宏」。一深者所以度水。遠者所以記里。寬宏者所以形狀空中之器。莫非有形者也。而精神現象。以此為表。如言「宇宙為理性」。此以人之性能表象宇宙。如言「真理則主觀客觀初無二致」。此分析真理之語。於主觀之承認客觀之存在。而為表象。要之人間思想。必不能騰躍於表象主義之外。有表象主義。即有病質。其推假借引伸之起源精矣。然最為多病者。莫若神話。以瑞麥來年為天所來。而訓行來。以乙子得子。謂為嘉美。而造孔子。斯則真不失為腫物哉。惟夫庶事繁興。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為正文。如能如豪。以猛獸為表象。如朋如羣。以禽獸為表象。此猶埃及古

文以雌善表至尊。以牡牛表有力。以駝鳥之羽織緯平滑。表性行直者。見殺利亞英雖湖南夏鳥草味
之始。其情一也。久之能則有態。豪則有勢。朋則有侶。群則有君。皆特製正文矣。而施於文辭者。猶習用古
文而息更新體。由是表象主義。日益浸淫。然頌賦之文。聲對之體。或以代表為工。實言為拙。是則以病
質為美。疾也。楊泉物理論有云。一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其文類聚此謂本由一語甲乙而
為數文者。然特就簡畢常言以為條別。已不盡得其本義。緊本義訓纏絲急引伸施於草木斯治小學與為文辭者所由
愈爭互詬。而文學之事日益紛紜矣。

如右所述。言語不能無病。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是其分際。則在文言實言而已。文辭雖以存質為
本。然業曰文矣。其不能一從實言可知也。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斯非獨魏晉以後然也。
雖上自周孔。下逮漢劉。其病已不貲矣。一湯武革命。一而及一黃牛之革。一而云一軒父之
蠱。一易者象也。表象尤著。故治故訓言引仲者。必始自易。而病質亦於今為烈焉。雖然。人未有生而無病
者。而病必期其少。澱汗漬染。甯知所屆。荀氏有言。一亂世之徵。文章匿采。一樂馬可長也。又近世奏牘關
移。語本直核。所以無當於文辭者。正以漸離其質爾。葉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難也。
不云禍胎可絕。而云斧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是皆庸妄庸俗。倣造斯語。若純出史胥。則語尤質直。
雖登於元凱。善文。洽流別可也。夫言苛則曰吹毛求疵。喻猛則曰鷹擊毛鷲。邊固雅材。有其病矣。厚味
腊毒。物極必反。遂於文格最為備下。是則表象之病。自古為昭。斷離為樸。亦尚故訓求是之文而已。自者
文士不錄章句。而劉彥和獨云。一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一論說為龍。斯固文辭之極

致也。若鄭君之註毛詩。賈氏之疏士禮。武子之訓穀梁。輔嗣之明周易。師法義例。各有周疏。其文辭則皆
或然信美矣。當文學陵遲。躁人喋喋。而欲救以信質。非此莫由也。

西方論理。要在解剖。厥在中夏。甯獨有異。夫狗有縣號曰犬。說犬未成。豪曰狗。群通言則同。析言則異。故
辨於墨子者曰。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一經鳥白曰。唯霜雪白曰。皓。玉石白曰。皜。說色舉則類。形
舉則殊。故駁於孟子者曰。一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一皓斯皆名家之說。而闢故
訓者也。自袁宏至今。散行噴沓。儼辭緼。蒼雅之學。於茲歇絕。而許誕自壯者。反以破碎譏往儒。六百年
中人。盡盲瞽。袁戴先生起自休甯。王段二師。實承其學。綜會雅言。皆眾理解。則高郵尤懿矣。不及百年
策士羣起。以衰宋論鑿為師法。而諸師復受破碎之誦。顧彼所謂完具者。安在耶。金之出。非必禮沙。玉之
在璞。必銜石。鍊鉞攻斷。必更數周。而後為黃流之勺。終葵之圭。夫如是。則完具之名器。非先以破碎。弗能
就也。破碎而後完具。斯真完具爾。任天產之完具。而以破碎為戒。則必以禮沙之金銜石之玉為鉅寶也。
且中夏言詞。蓋有兩極。而乏中央。多支別。而少繫括。如彼印度。有別高性劣性者曰。一獨拉維達。一有別
生物性無生物性者曰。一亞路高。一有別男性女性者曰。一海步蘭。一而男女之間。復有中性。其離合
聚散。如其影較也。中國素無斯語。所以為名詞形詞者。亦甚純簡矣。而猶憚於解剖。黨同妬真。以破碎
譏知者。人心渾渾。日益頑。良有以也。

高郵以其絕學釋姬漢古書。冰解壤分。所無凝滯。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猶有未豁然者。一曰倒植。
一曰間語。倒植者。若書禹貢言。一祇台德先。一鄭注云。一其說。一即先祇台德也。無逸言。一大王王季克。

自柳畏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即俾文王即服康功田功也。為孔作單服今從釋文引馬本馬云俾使則俾字即墨子非樂引武觀曰一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一即飲食於野也此與室於越市於色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一帝式之惡翼喪厥師一即帝式惡之也今本式作伐據非命中非命下更正案非命帝用之惡即帝用惡之也詩日月言一逝不古處一傳訓逝為一連一即不連古處也一逝不相好一傳云一不及我以相好一即不逝相好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言一昧難彼視一即視彼昧難也草昧未開之世語言必先名詞次及動詞又次及助動詞東西諸國順是以成語學支那幅士逆是以為文辭然其痕迹未盡滌除則如右數者是也此排列古語法持別此存其迹耳蓋問語者問介於有用之語似若繁冗例以今世文法又如語法難通如卷耳言一采采卷耳一而傳云一采采事采之也一訓上采字為事以今觀之似迂曲不情又如載馳言一載馳載驅一傳云一載辭也一而其餘載可訓辭者多訓為一事以今觀之皆可訓問而傳皆訓一我一箋則言訓一我一者凡十七見近人率以語詘不通病之毛公屬以今觀之皆可訓問而傳皆訓一我一箋則言訓一我一者凡十七見近人率以語詘不通病之毛公生於衰周文學方盛甯於助詞尚不能通耶鄭君雖專治樸學不尚文采觀其譜序與戒子書國文章之傑也然其訓說必如是云者正以二公深通古語耳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楊子雲求絕代方言益為此也日本與我同洲周秦之間往者雲屬故其言有可證古語者彼凡涉於人事者語未率加一事一字或以一コト代之コト亦事也又凡語中不必言我而不必舉一我字者往往而有如事采之屬持以事字居前其排列稍異東方而言苦言藏之訓我則正與東方一致以今觀古覺其語詘猶以漢觀和爾夫在彼

何有語詘哉然而訓事訓我者又非可膠執讀之也事與我即為助詞故載之訓事與訓辭同言之訓我與訓問同條共貫無取於甘辛相忌也當高郵時斯二種文法尚未發見故必更易舊訓然後可通是亦千慮之一失乎拾遺直漏發為凡例疏通古文固後學之任也所慮如石頑疏銀故舉其不嫌者史通雜說篇云一積字成文由趨聲對一然則有韻之文或以數字成句度不可增損或取協音律不能曲隨已意強相支配疣贅實多故又有訓故常法所不能限者如古詞難鳴高樹顛云一黃金絡馬頭耿耿何煌煌一耿耿煌煌義無大異釋光也一說文一煌煌也一蒼頡篇而中間以何字直以取足五言耳其非韻文而文義類此者如書多文一煌煌也一煌煌也一蒼頡篇而中間以何字直以取是簡札爛鐵非不可解此則疑亦有當時常語非訓詁所能解到者魏武帝清生篇東阿王明月篇皆云一今日樂相樂一魏文帝朝日篇云一朝日樂相樂一是樂相樂為當時常語也斯二者必求其文義則至闕難通誠以韻語異於他文耳詩卷阿言一亦集爰止一集止義一也集止爰有一子一於一曰一三訓釋問于集止之間皆不安耶斯非取耿何煌煌之例耶式微言一式微式微一傳云一式用也一用微用微語難煥矣高郵釋詞以式為發聲語斯非樂相樂之例耶雖然類是者亦千百之什一而已不通斯例則古義不究逐流忘返則繆說滋起世有妄人喜言讀書不求甚解故不得以余說為杓東也古人文義與今世習用者或殊而世必以近語繩之或舉孟子萬章篇一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一謂之其同義而用之不得不異此未通古訓也康誥一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一朕其弟即朕之弟也書序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一即堯聞其聰明也左定二年傳一奪之杖以敲之一奪之杖即奪其杖也

夫何不可代用乎。蓋「之」其「是」者「四」字。古實同義互用。特語有輕重。則相變耳。馮範曰。時五者。宋世家作「五」是來備。一。後漢書李雲傳作「五」。以是謂同音通。皆以是謂同音通。且五亦是時五之倒語也。藝文志「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等語。以今世文義言之。者字甚詰。詘難通。說文「者。別事詞也」。喪服注「者。明為下出也」。故者義與是與此相類。元人有者。番回等語。至今猶然。儒家者流。儒家宜讀。者流為句。者流猶言此流也。釋訓「之子者是子也」。一故之亦與是此義同。比類觀之。知古人于普通代名詞。通言互用。不得以孟子之與偶異。而謂詞氣異施矣。如古人文義則言觀其效。無不。

前世著述。其篇題多無義例。和氏盜跖。以人名為符號。馬蹏駢拇。以章首為楊鑿。穿鑿者或因緣生義。固無當於本指也。至韻文則復有特別者。蓋其強誦相授。素由耳治。久則音節諧熟。觸激唇舌。不假思慮。而天縱其聲。故後人作一曲。或襲用古辭。而義實大異。如呂氏春秋古樂篇。一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一夫晨露為義。大抵如小雅所言「匪陽不晞」者也。而音語諧變。則遂為振鷺。周頌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一以是名篇。魯頌有駉亦云「一振振鷺。鷺于下」。一皆自此流變者也。漢鼓吹鏡歌十八曲。有一朱鷺一篇。其詞曰「朱鷺魚以鳥鷺。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一而何承天擬作「朱路」篇。則曰「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一音均遞代。以水鳥為輪輿。是即晨露振鷺轉變之例也。鏡歌又有「攤離」。其詞曰「攤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意用蘭。攤離趾中」。一而承天擬作「攤離」篇。則曰「攤離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一以離為離州矣。又有一「上邪」。其詞曰「上

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一而承天擬作「上邪」篇。則曰「上邪下難正。取枉不可矯」。一以邪為邪正矣。是皆取聲類相同。而義則大異。其名實譌變。又不可以故訓常法限之也。亦有義訓相近。而指趣絕異者。如呂氏古樂所載「有娥二女作歌曰。燕燕往飛」。一而邶風曰「燕燕于飛」。一塗山女作歌曰「一候人兮。一而曹風曰「彼候人兮」。一孔甲作破斧之歌。一而豳風亦有「破斧」。一尋其事指。絕非一樸。而文句相同。義訓亦近。斯皆所謂音節諧熟。天縱其聲者也。必欲以彼證此。則陷于兩傷矣。復有用古調以成新曲。而其篇題與詩旨絕遠者。乃亂曲傳合以就之。如古「黃爵行」。二釣竿行。一未知何指。及傳立作鼓吹曲。以頌晉德。則因黃爵而傳合于伯益之知鳥言。因釣竿而傳合于太公之善餌術。然後可以言「神雀來游」。一飛龍戾天。一而與晉德相會。夫古之黃爵釣竿。其取義固未必在致嘉瑞。用陰符也。此亂曲遷就者。又為一例。於三百篇中。蓋未之見。雖然。六代之樂。今盡崩弛。文始五行。唐後亦闕。古樂章之篇題。既不可覩。亦安能斷三百篇中。必無是例乎。

世謂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花先發。次及櫻花。桃實先熟。次及柿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散文。史詩工善。而後有戲曲。見江保希臘韻文先史詩。次樂詩。後戲曲。散文先歷史哲學。後演說。其所謂史詩者。一大史詩。敘述複雜大事者也。二碑詩。敘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話。毗于街談巷語者也。同徵之禹域。秩序亦同。夫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文質不同。繁簡亦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與湯湯。乃反易。

知由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久則忘失。綴以韻文。則便于
吟詠。而記憶為易。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戰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
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惟夫體廢於史官。而業存於賸瞽。由是二雅踵起。藉歌陳政。詩序一雅者。正也。
與同波異瀾。遂各為派別焉。春秋以降。史皆不韻。而哲學演說。亦由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于王官。故諸
子初興。舊章未變。一三三四。百官所以紀數。用辭于天。則管子其遺則也。立均出度。柱下所以垂法。則老
子其遺則也。逮孔墨二家。自我作故。既非敘數。亦不用韻。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由昉乎。縱
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為紛葩。期于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
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于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云爾。名家出自禮官。墨師史角。固清廟之
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于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凌奔。固非韻文所能檢押矣。然則縱橫近於雜辯。
雖言或佻規。而口給可用。名家契于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貫已歧。一為無法。一為有法。而皆隸于演說
者也。抑名家所著。為演說之元。則彼固施諸筆翰。猶與演說有殊。至於戰國游說。惟在立談。言語文學。厥
科本異。凡纂錄文辭者。宜無取焉。
等是人言。出諸唇吻。而據實而書。不更潤色者。則曰口說。銘裁刪列。緣質構成者。則曰文辭。彼戰國陳說。
所以異于羽之為命。觀射父之訓辭矣。遷固所錄。若削微說。信伍被諫。安仍其本語。無所增損。如鞠獄之
錄辭。此所謂口說也。至景十三王傳。載中山王泣樂對語。皆耦立。復施韻言。酒次讌談。亮非如是。蓋勝既
率意奏陳。退而撰次本言。施以藻采。史官傳述。遂若造膝所陳。語本若爾。此所謂文辭也。由魏逮唐。分異

文筆。余以文既異筆。而口說復與文筆大殊。策士飛箱之辯。宜與宋儒語錄。近人演說。同編一秩。見其與
文學殊塗。而工拙亦異趣也。蓋與漁父卜居同為說。難非真有此對。故獨有取爾。效戰國之口說。以為文
辭者。語必僞俗。且私徇筆端。苟炫文采。浮言妙要。其傷實多。唐世杜牧。其最著也。然則溝分吟域。無使兩
傷。在文辭則務合體要。在口說則務動聽聞。庶幾調適上遂乎。至乃上湖尚書。語誓諸篇。亦由口說。顧命
一陳教則肆肆不違。一江氏集注音疏。謂一重言肆者。病其氣喘而語吃。一其說是也。夫以劇氣蹇吃。猶
無刪削。是知佻篇記言。皆極書本語。無一字出于史官潤色。與堯典禹貢殊矣。尚書詞語。閱推誠非戰國
時可比。然辨章科目。所謂傳之簡牘。事異篇章者。又未始出其族類也。
自歷史變故。諸子繼起。意內言外。分析始多。昔之單純者。語不完具。無傷于達惜。今之分析者。文非孳乳。
不足以集辭。故自有能以降。下逮共和。社會日進。而史籍始為大篆矣。自周宣以降。下逮嬴氏。社會日進。
而李斯更為小篆矣。上世語言。苟簡益與未開之國相同。本無其事。固不必有其言也。葉蒲斯門人種。以
同部女子為男子所公有。故無夫婦妃耦之言。婦人處于語。亦無所區別。見如蘇子尋郵書。一婦服也。
從女持帚灑掃。一曲禮。一士曰婦人。庶人曰妻。一斯適人之定名可知也。然士喪禮言。一婦人使牀。一注
婦人。一謂妻妾子姓也。一此則語無區別。與蒲斯門種勿殊。蓋庖戲儷皮以前之遺語云爾。又父子君臣
夫婦。各有正文。而一昆弟。一獨假于章束之次第。其後乃因緣以製一弟字。郵書。一兄雖訓一長。毛公故
訓。實說為一慈。蓋由並長而為長者。亦猶令長之引伸矣。斯則兄弟昆弟。古無其文。蓋亦無其語也。大宗
嗣始祖。小宗嗣四親。族人為宗。服齊衰三月。蓋宗之重久矣。其始家族政體。宗猶羅馬之家父。亦若周世

辭例是亦同接。使稱人者祇有吾子。而無足下之號。則斯語亦不得就也。爰在柏舟。則「觀閱既多。受侮不少。」義趣兩同。而表裏各異。非一訓數文之限。若乃素王十翼。老子一經。擲句皆雙。儷詞是昉。尋其文義。獨多對待。然老云「為天下谿。為天下谷。谿谷大同。」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廣陞之異。釋直云「谿谷也。一故謂大同。」孔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辭義有正負。文實互施。皆傾同義。平易同義。說此即云「平易也。陸績非有一訓數文。亦不得為斯語矣。」析言則谿谷有殊。危傾平易亦有小異。然施白守其黑。為天下式。一與莊子天下篇引作「知其雖然。儷體為用。固由意有殊條。辭須翕闢。才向無施。勢不可已。所以晉宋作者。皆取對待為工。不以同訓為尚。儀徵推崇斯體。上溯文言。龍儷辭篇出信哉。其見之卓也。若夫華質之分。貞濫之辨。斯于散句。故無低昂。百年以來。亦既明哲。夫承天籌邊。固比肩於量。令周朗應詔。本傳書亦雁行於賈生。馬劉二代。斯類實繁。體若駢枝。語反簡覈。豈與夫蘇軾陳亮苟為辭。費者同年而校乎。至大同以後。徐庾金樓之屬。流宕失居。義無機要。亦不足與于作者也。

明張燧作千百年眼十二卷。有說古人文辭一條曰「蘭亭序。絲竹管弦。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哲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云。且為朝雲。古樂府云。莫夜不歸。左傳云。遠哉遙遠。邯鄲滄碑云。邱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云。食不充糧。古人文辭。不嫌鄭重。在今人則以為複矣。」張氏書證駁多疏繆。尤信偽書。蓋明世積習爾。然時有一二卓拔過人。如此條所舉。足證互文相變之法。故附錄于此。

夫琴瑟專一。不可為聽。分間布白。鄉背乃章。故儷體之用。同訓者十無一二。而非同訓者。擅其全部矣。辭

氣不殊。名物異用。於是乎辭例尚焉。雖然辭例。又不可執也。若言「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一語文「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九章傳二十斯二事者。一則同趣。謂上下與進退。一則儷馳。謂處與行底。與其辭例。則一詞性亦同。義有正負。而度無修短者也。至如墨子經說下云「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視馬謂馬白。馬視白。辭例一也。而白為具體。視為抽象。謂白馬舉其全形。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謝惠連雪賦云「結鶴奪鮮。白鷗失素。」奪鮮失素。辭例一也。而素為舉性。鮮為加性。墨子經上有一「移舉加」之文。謂言一狗犬舉也。叱狗加也。一益直指形。指謂之舉。意存高下。謂之加。如素即白色。為直指形。指謂之曰。一氣也。狗是為意存高下。同一言狗。而有舉者。由人意好之。是為意存高下。如平氣稱狗。是為直指形。指謂之曰。世言形容詞者。未能定其科別。故今取墨子經說之曰「舉性形容詞。不系文字之殊矣。至如鮮素之屬。今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若膠執辭例。而謂準度兩語。分寸無差。至於白視素鮮。亦必穿穴形聲。為之改字。易訓。則是削性以適例也。雖似渙釋。方更窮詰。抑亦賢智之過歟。自高郵始發辭例。經義大明。其後諸學。為穿鑿良可嘆息者矣。

武島又次即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於文辭。曰現在使用法。國民使用法。著名使用法。是為善良用法。反之國語所無。亦有三種。曰廢棄語。今亡佚者曰廢棄語。而外來語。新鑄造語。施於文辭。則非善良用法。世人或取邱墓死語。使之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輒令神味減失。如外來語。既破國語之純粹。亦害理解。有時勢所逼。迫。非他語可以備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為虛飾。適示其言語匱乏而已。亞美利加詩人謂其友曰「觀君文辭。用法蘭西文辭。果使精緻。英語則無論何種。感想皆有。自語言可表。何必用法。從也。業美語。貧弱亦如日本語。不得不藉於他國輸入。然普來馬德氏猶為是言。則外來語。不得通用。從也。可知新鑄造語。蓋言語發達之端。新陳代謝之用也。今世紀為進步發見之時代。有新事物。誠非新造語也。」

不足指明。然當察其所以用此者。為虛飾耶。為實際必要耶。乃可以定其當否爾。古者日本思想簡單。得簡易之漢語。已足明其指趣。而作者輒喜用險難多畫之漢字以驚人目。豈不陋哉。一葉武島以外來鑄造。有時需用。特母令濫。而廢棄語則直為官師所不材。是於日本容可云爾。至於禹域。進化雖紆。然其官府治具。社會人事。繁錯萬端。本非曩時之日本比也。項歲以來。漸為進步發見之代。常語簡單。有待鑄造。然尋檢雅詁。廢語多有可用為新語者。東人匙通小學。不知其可相攝代。則宜以廢語為一瞶而不復視也。夫南北極半歲見日。半歲晦冥。而「暨」字古義可用。說文曰。暨。日視兩物平行。漸遠則成交角。而一自一字古義可用。速合也。「且」字向作正名略例。嘗道其巖狹矣。語有惡其冗長。而施用遺言。則一二字可了者。於勢固最為徑便。豈若盧仝樊宗師輩喜為險怪者比耶。夫惟官號地。望著於標。題施於傳誌譜錄者。必用今名。而廢棄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此文辭之恒例也。械器與服。古今異宜。亦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為「免冠」。一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識於子玄矣。見史通。今之言者。非攤梳刮符之率。而亟言「擊節」。處冕首辨髮之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亦文辭之恒例也。若乃雅俗稱名。新故雜用。是甯有厲禁耶。至云人所不曉。致減神味。說尤鄙淺。夫廢棄之語。固有施於文辭。則為間兒。行於謠諷。反為達稱者矣。顏籀作匡謬正俗。嘗舉數條。如釋詁云。「略利也」。而唐人謂礪刀為「略刀」。釋詁云。「洋多也」。而山東謂眾為「洋」。釋言云。「洞痛也」。而太原謂痛而呻吟為「通喚」。顏云。通晉令有「覆連」。而唐人謂檢察探試為「覆圻」。此並曠絕千年。或數百稔不見於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猶人人能言之。至於今日。斯例尚多。方言云。「仇切小縣也」。今稱縣繫曰

「甲」則其遺語也。「憲安也」。今杭人謂安甯曰「利塞」。則其遺語也。「憲」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憲。釋如。今粵人謂兒童曰「憲」。釋如。則其遺語也。「偽」謂之佗。注船動搖之說也。今南人皆謂動搖船曰「划」。則其遺語也。自秦以後。人臣不敢稱「朕」。而今北人猶自稱「督」。斯朕之音變矣。晉人言「甯馨」。唐人言「某享」。見巨野正俗云。「俗呼某人。今吳人並有是語。斯亦關雎之舊言矣。至於負重之呼「邪許」。痛苦之呼「煨煨」。應人曰「若」。以「諾」而從若聲。拒人曰「否」。以「否」而從否語。如此類者。何可勝道。故文辭則千年曠絕。謠諷則百姓與能。亦與顏籀所舉一也。吾儕足迹。所涉無幾。猶能舉此數端。世有子雲。可勝記耶。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幾徧於全部之國民。何為其信低減味也。故知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特戒其過濫耳。若夫三者所施。各於其黨。則家言齊有言。「戰龍載鬼。可入周易。不可以入書禮」。亞諾路得評判論亦云。「認現在使用與否之問題。其於言語。不在常談之有無。而視其施於格段關於目的者何如」。是二說也。可以起捫掠無常之病矣。

孟子微
自序

明表

□□□曰。舉中國之百億萬羣書。莫如孟子矣。傳孔子春秋之真說。明太平大同之微言。發平等同民之公理。著諫天獨立之偉義。以拯普天生民於卑下鉗制之中。莫如孟子矣。探冥冥之本原於天生之性。許其為善而起權之。著靈明之魂於萬物皆備之身。信其誠有而自樂之。秩天爵於人人自有而貴顯之。以普救生人神明放昏濁污蔽之中。莫如孟子矣。孟子哉。其道一於仁而已。孟子深造自得於孔子仁之至。

理於是開闢操縱。淺深遠近。抑揚進退。時有大聲霹靂。以震動大地。蘇援生人者。終於仁而已矣。通於仁者。本末精粗。六通四闢。無之而不可矣。吾中國之獨存此微言也。早行之乎。豈惟四萬萬神明之胃賴之。其茲大地生民賴之。吾其揚翔於太平大同之世久矣。□□曰。嗟哉。吾中國幸有孟子言。吾何為猶遇茲濁亂世哉。吾民何為不能自立而遭茲壓亂哉。孟子之義。其猶晦冥霾塵哉。夫累千年之國教。立於學官。達於童孺。誦之服之。不為不尊。挾普通試力之力。舉國百千萬億之衿纓。伏案呻吟。思之沈沈。發之深深。不為不明。孟子之義。豈不殊尤顯微哉。乃僅知其介介之義。而不知其朏朏之仁。僅知證其直指之心。而不知推其公同之理。不窺其門。不測其涯。士盡割地。國皆失日。冥沈黑暗。邈邈數千年。嗟哉。吾昔滋懼。竊不自量。發其微言。宣其大義。擇其篇章。類而聚之。俾彰微大明。庶幾孔子大同之仁。太平之義。光明於大地。利澤於生民。其茲孟子之志歟。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即光緒二十七年。冬至日。□□序。

總論第一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醜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學術。皆在道性善。稱堯舜二語。為孟子總括。即為七篇總提。孟子探原於天。尊其魂而賤其魄。

以人性之靈明皆善。此出於天生而非稟於父母者。厚待於人。舍其惡而稱其善。以人性之質點可為善。推之青雲之上。而人不可甘墮於塵上也。蓋天之生物。人為最貴。有物有則。天賦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平等自立。故可以全世界皆善。愷悌慈祥。和平中正。無險詖之心。無愁欲之氣。建德之國。妙音之天。蓋太平大同世之人如此。堯舜者太平大同之道也。孔子立三世。有撥亂。有升平。有太平。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勝野蠻。撥亂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堯舜。選賢能以禪讓。太平大同之民主也。孔子刪詩。首文王。刪書。首堯舜。作春秋。以文王始。以堯舜終。孟子傳孔子之道。故師慕堯舜。文王。一切議論。舉以為稱。而孟子尤注意於平世。故尤以稱法堯舜為主。人人皆與堯舜同。人人皆可為太平大同之道。不必讓與人。自諉其責任也。故以有為為責。其上者直法堯舜。次者斟酌時勢。亦可法文王。世雖有三道。似不同。然審時勢之並行不悖。故其道只有一。一者仁也。無論亂世平世。只歸於仁而已。此孟子第一義。孟子之道。本末分明。如大樹之有根本枝葉。此其根本也。得此根本。餘枝葉皆可推尋矣。學者宜留意焉。孔子改制之道。君主首先信受奉行。自魏文侯後。其如滕文侯。滕文公。以至善之質。可行平世之道。雖國土極小。然世界本自無盡。置大國於天下中。則一也。但有一地一人。先開其規模。太平之世。自可漸演矣。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拔湯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不忍人之心。仁也。人人皆有之。故謂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發之於外。即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無此不忍人之心。聖人亦無此種。即無從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從不忍之心。生為萬化之海。為一切根。為一切源。一核而成參天之樹。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愛。人道之文明。人道之進化。至於太平大同。皆從此出。孟子直指出聖人用心。為儒家治教之本。霹靂震雷。大聲挾發。學者宜體念而擴充之。人之性善。於何驗之。於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見之。人性兼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故獨貴於萬物。而參於化育。大人小人之異。視其擴充與否耳。孟子直截責人人自賊。專意教人擴充。夫有惡而防絕之甚難。不如善念而擴充之甚易。待人以惡。而立峻法以降伏之。何如與人為善。引之高流而鼓舞之。故言遏惡則猶懷滅伏之萌。與鼓舞則久懷進上之念。蓋言性惡者。亂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檢制壓伏為多。荀子之說是也。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進化向上為多。孟子之說是也。各有所為。而孟子之說遠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人人有是四端。故人人可平等自立。自謂不能。是棄其天與之姿。卸其天然之任。墮於惡下。夫於自立。故謂之自賊也。先王者孔子也。孔子為教主。稱素王。春秋作新王受命。孟子曰。

春秋天子之事。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凡孟子荀子孔門後學所稱先王。皆孔子也。莊子論墨子曰。其道太覈。去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蓋天下歸往謂之王。今天下所歸往者。莫如孔子。佛稱法王。耶稱天主。蓋教主皆為人王也。天下同之天下不往。墨子故不得為王。既天下歸往。孔子安得不為王乎。此道德之王。王有萬世。若當世人主。以力服人。只可稱為霸。如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亞力山大成吉思斯拿破命皆然。不得稱為王也。後世人不知道。誤以人主為王。則不知力服德服之分。王霸之別。反疑教主之稱王。此則大惑者。顛倒白黑。驚亂東西。不足以語於大道久矣。宜以春秋孟子正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雖有內外體用之殊。其為道則一。亦曰仁而已矣。夫仁者。相人偶之謂。愛力之相吸也。莊子曰。空谷之中。見似人者而喜。凡人之情。見有同貌同形同聲者。必有相愛之心。故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傳子思之道。故直指曰。仁者人也。以人行仁。人人有相愛之心。人人有相愛之事。推之人人皆同。故謂合人與仁。即為道也。然則非仁。即不得為人。即不可以為道。或以為鳥獸道則有矣。不可以為人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孔子以仁為道。故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傳之。由撥亂至於太平。仁之至。則人人自立大同。老子以不仁為道。故以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韓非傳之。故以刑名法術督責鉗制。而中國二千年受其酷毒。蓋源之清濁既異。則其流有不得不然者。故言道當審其本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孔子立三世之法。據亂世仁不能遠，故但親親。升平世仁及同類，故能仁民。太平世眾生如一，故兼愛物。仁既有等差，亦因世為進退。大小同之世，人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禹稷當平世，視人猶己溺，飢猶己飢。人人平等，愛人若己。故平世之仁廣遠，不獨親親矣。顏子當亂世，鄉隣有闕，亦閉戶惟被髮而救同室。故知亂世但親親，其時不同，故其理亦不同也。然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知尊祖者，則愛同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知尊天者，則愛同生。我受天之氣而生，眾生亦受天之氣而生。是各生物皆我大同胞也。既我同胞，安有不愛？但方當亂世，升平經營人道之未至，民未能仁。何暇及物？故僅能少加節制以滅殺機，故鈞而不綱，弋不射宿，魚鼈不尺不食，不弭不卵，秋氣肅殺，乃伐山林，捕鳥獸，春夏則為之禁。至於太平世，眾生如一，必戒殺生。當時物理化學日精，必能製物代肉，則虎豹豺狼之獸久已絕種。所餘皆仁獸美鳥，眾生熙熙，同登春臺矣。佛之戒殺，在孔子太平世必行之道，但佛倡之太早，故未可行。必待太平世，乃普天同樂，眾生同安，人懷慈惠，家止爭殺。然後人人同之也。凡世有進化，仁有軌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軌道有大小。未至其時，不可強為。孔子非不欲在據亂之世，遠行平等大同戒殺之義，而實不能強也。可行者，乃謂之道。故立此三等以待世之進化焉。一世之中，又有三世。據亂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據亂。如僅識族制親親，據亂之據亂也。內其國，則據亂之太平矣。中國夷狄如一，太平之據亂也。眾生若一，太平之太平也。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為九世。又可推為八十一世。以至於無窮。孔子之仁，亦推諸星諸天而無窮。孟子

先發親親仁民愛物三等之凡例於此。其餘學者推之自內以及外，至於無窮無量，數焉可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人倫者，人道之自然。人生所必交之序，而不能離者也。人倫之道，乃人人天命性中之仁所自有，而行之久暫精粗大小淺深，恐未能適得其宜。惟聖人累經考驗，擇其至精善者，修治而施行之。切於人情，可為入法。如為方員者之不可離規矩也。堯舜是也。堯舜之道，君臣則明良揖讓，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黎民則順則忘力，軒裳鼓舞，如韓非李斯之事秦，以法術督責之術，媚其君者，謂之不敬。以鈗制屢伏待其民者，謂之賊。故堯舜可以為法，而幽厲可以為戒。厲王暴虐，民得放流之於流，幽王闇昏，戎乃殺之。此如法路易十六，麟禮之見逐於民矣。孟子又總大道而言之，只有仁與不仁二者。二道實一道之正負也。此乃該括天下之大道。一切治教之得失進退是非，皆以此決之。此一言乃孔子論道之總要。提綱揭領，大聲疾呼，判黑白之途，則善惡之界，分上下之達，辨是非之門。鑒於今故禍福之由，驗乎興衰存亡之理，得此入門，乃不惑於歧誤。據此論議，乃可辨乎是非。雖事有萬殊，不出二道。持以其分數多少等差之而已。一念之出入，行事之從違，學者宜知決擇矣。吾嘗為百度人表，以仁不仁差之等其分數，以為其入度之多寡，進退一切政教，萬化皆括於是矣。

人雖生不必中國而苟合符舜文固聖人所心許也

儲子曰王使人闕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人性善堯舜亦不過性善故堯舜與人人平等相同此乃孟子明人人當自立人人平等乃大平大同世之極而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堯舜之資格矣此乃孟子特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為聖人凡人亦可自立為聖人而文王不可時時現世而人當時時自立不必有所待也此乃升平世之法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豪傑之資格矣此皆孟子鼓舞激厲進化自任之特義蓋自立進取乃人權第一義萬不可自棄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問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皆孔子之大義也中庸惟天下至誠惟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元曰大經者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孔子志在春秋以經世行在孝經以崇本益人道非天不生非父母不生三合而後生本仁於父母而孝弟本仁於天而仁民愛物皆人性之次第也父母兄弟之親親乃不忍之起點仁雖同而親親為大仁雖普而孝弟為先若經營國民恩及庶物而不忍於家庭薄於骨肉則厚薄倒置不合人理苟非行詐矯偽則為驚外逐世非人道也故苟有忍心則一切忍之可也否則不忍之愛心實發端於骨肉安有忍於骨肉而能愛及民物乎且既忍棄骨肉亦何必愛民物故聖人之愛其國人也尤愛其家人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後世矯激之說反於聖人之道矣夫堯舜之聖孟子言堯舜之道以為不外孝弟可謂直指了當大孝不匱永錫爾類蓋非愛同類不為孝也此言仁之本當法堯之孝弟至謂人人可為堯舜乃孟子特義令人人自立平等乃大平大同之義納人人於太平世者也孟子之進人道於文明至矣人豈可復放棄不任哉蓋任為人之要義故孟子頻頻特發明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夫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不忍之心自親親孝弟是也不忍之政在仁民井田是也孔子之道內外本末並舉既仁於父母思

錫其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夫夫所若納于隍。思所以安樂平均之。故創為井田之制。令人人得百畝之地而耕之。五畝之宅而桑之。上可養父母。下可畜妻子。中可養生送死。田產平均。人人無甚富貴。升平之制也。曲禮曰。獻田宅者。標書至。可見古無授田之制。孟子稱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疑一王初起。無盡易天下田畝之理。實不可解。蓋未知夏商周之制。皆孔子所託三統之制也。孟子學孔子。開口即言仁政。及叩仁政之實。告梁齊滕。改舊制而力行以救生民者。則只此井田而已。井田之法。以春秋公羊宣十五年。初稅畝。何君注。述口說最詳。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相須而舉。相待而成。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一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得有樹。以防五穀。還廬舍。種桑栽雜菜畜。五母雞。二母彘。水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馬得食肉。死者得葬。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三歲一墾。下田五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說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廩人在官吏民。

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讀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歲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愚按。生人皆同胞。同與。只有均愛。本無厚薄愛之之法。道在平均。雖天之生人。智愚強弱之殊。質類不齊。競爭自出。強勝弱敗。物爭而天自擇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聖人調之。故凡百制度禮義。皆以趨於平而後止。而平之為法。當重民食。為先。古者大地未通。有土生財。以農立國。故造平法。莫先農田。立政莫先於王者。起化莫先於一夫。故別公田私田。以養君子野人。計夫家丁口。以為授受。墾易。田中自井。蔥韭廬舍。桑菽菜畜。雞豕。瓜果蠶織。喪葬。凡養生送死。皆取其焉。邑中自里。黨學校。楨榘。緝織。歌和求詩。畜儲。兵車。力役。選舉。凡官民相交。人情所有者。咸備。當據亂草昧之時。荒地尚多。道路未通。工商未盛。欲民安樂。莫良於此。滕文公首行之。李克盡地力。亦略行之。至後魏。有口分世業之田。周唐以興。太宗時。每夫授田五十畝。貞觀之治。號稱甚。

盛實行井田之效也。但國土太大，既不封建，授田甚多，口分世業者，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稽察既難，奸宄易生。至高宗顯慶之世，口分田即廢，後無能行者。然近者中國生人太繁，分田不足，亦實不能行矣。若移民東三省，新疆以實空虛，則猶可行。至各國殖民地，若新聞之美洲，草昧之巴西，則固可行之。英人傅氏言生計學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議。傅氏欲千人分十里地，以生殖千人，中士農工商之業，通力合作，各食其祿。此則孔子封建之法，但小之耳。終不能外孔子之意矣。蓋均無貧，安無傾，近美國大倡均貧富產業之說，百年後必行孔子均義。此為太平之基哉。但據亂世，人少專於農田，升平世人繁，兼於工商，然均平之義，則無論農工商而必行者也。井田什一而藉者，亦孔子先懸農者一影耳。若以工商大公司為一封建，則督辦司事，即君公士大夫，而各工影即其民也。人執一業，量以授俸於公司之中，飲食什器衣服備矣，休沐游之，立學教之，選舉升之，力役共之，非一農田之小封建哉。歐美之大農及大製造大商，泰於議院，引於宴會，則以諸侯入為天子大夫，備於禮樂矣。故孔子井田封建之制，施之據亂世而準，推之太平世而準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權開議院之制。蓋今之立憲政體，君民共主法也。今英德奧意日荷葡比暹日本皆行之。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顧問官也。諸大夫，上議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議院為主，與民共之。以國者，國人公共之物，當與民公任之也。孔子之為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也。堯之師錫眾曰：盤庚之命，眾至庭，皆是民權共政之體。孔子創立，而孟子述之。惜後世人君為老子韓非刑名法術督責鉗制尊君卑臣所亂，此法不行耳。然斟酌於君民之間，升平之善制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惟天生民，一切皆自民起，民聚則謀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禮樂政法皆以為民也。但事眾多，不能人人自為公共之事，必公舉人任之，所謂君者，代眾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為眾民之所公舉，即為眾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東人，君者乃聘用之司理人，民為主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役，故民貴而君輕。易明也。眾民所歸，乃舉為民主，如美法之總統，而總統得任羣官，羣官得任庶僚，所謂得乎丘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也。社稷者，國所立也。因天生之種俗地勢，合成國體，即為眾民之所依託也。國能立，社稷有祀，則民生得所庇樂，國不能立，社稷邱墟，則種族為之殘夷。故國次於民，而貴於君。然君國民三者，時為輕重者也。當亂世時，君主專制則合國體，則舍眾人而從一人，故抑國民而伸其君，此君貴也。古皆行之。當升平世以國體立法，固結團體，則舍少者從其多者，抑君民以伸國，此社稷貴也。今歐洲各國行之，至

太平世人人獨立大同無國則惟有民為貴耳然無論何時貴君必以保民為詞貴國亦必以保民為義其主在民則普天亘古仍以民為貴也禮運述孔子微言以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為大同以正君臣固城郭溝池為小廉孟子述孔學故首重民義蓋恐亂世君主專制之害而預開大地太平大同之風也孟子發此公理而民知大責不得賤視大有功於斯民可謂非常大義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一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此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感也雖閉戶可也

春秋要旨分三科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以為進化公羊最明孟子傳春秋公羊學故有平世亂世之義又能知平世亂世之道各異然聖賢處之各因其時各有其宜實無可如何蓋亂世各親其親各私其國只得閉關自守平世四海兄弟萬物同體故宜飢溺為懷大概亂世主於別平世主於同亂世主於私平世近於公亂世近於私平世近於通此其大別也孔子豈不欲即至平世哉而時有未可治難躡級也如父母之待嬰兒方當保養攝持不能遽待以成人之規故獨立自由之風平等自主之義立憲民主之法孔子懷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為亂世發也以亂世民智未開必當待君主治之家長育之否則團體不固民生難成未至平世之時而遽欲去君主是爭亂相尋至國種夷滅而已猶嬰兒無慈母則棄擲難成人蒙學無嚴師則遊戲不能成學故君主之權網統之設男女之別名分之限皆為亂世法而言之至於平世則人人平等有權人人飢溺救世豈復有閉門思不出位之防哉若孔子生當平世文明大進民智日開則不必立亂世諸義必令人人平等獨立人人有權自主人人飢溺救人去其塞除其私放其別而用通同公三者所謂易地皆然故曰禮時為大禮運記孔子發大同小康之義大同即平世也小康即亂世也故言父子平世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亂世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言夫婦平世則男有分女有歸分者有所限歸者能獨立男女平等自立也亂世則以和夫婦言君臣平世則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亂世則大人世及為禮言兄弟平世則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有所養亂世則以睦兄弟而已言貨力則平世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己身也不必為己亂世則貨力為己凡此道相反而堯舜大同禹湯文武小康亦易地皆然也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悖通此乃知孔道之大如不揣時地而妄議聖人則是生於冬者而譏夏時不用重裘長於赤道者譏水海人之不衣葛豈非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虫不可以語冰曲士不足以語道哉此為孔子第一大義六經皆當以此通之否則雖聖人之制作亦不可用矣豈知孔子為聖之時者哉孟子此說可証公羊為學孔學之正法學者由此學孔道方有可入由此言進化治教方不歧誤耳春秋三世亦可分而為二孔子託堯舜為民主大同之世故以禹稷為平世以禹湯文武周公為小康君主之世以顏子為亂世者通其意不必泥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疆怒而行求仁莫近焉人之靈明包含萬有山河大地全顯現於法身世界微塵皆生滅於性海廣大無量圓融無碍作聖

作神。生天地。但常人不識自性。不能自信。自証自得。舍却自家無盡藏。沿門託鉢。致貧兒耳。如信得自信。毫無疑惑。則一念証聖。不假修行。自在受用。活潑潑地。程子識仁篇所謂識得此理。渾然存之。不勞防險。不勞思索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人之精爽神明。有此境界。此固人人同之。不問何教。禪者養其靈魂。秘為自得。後儒不知。斥為異氏之說。豈知孟子特發秘密之藏。神明之妙。以告天下學子。後世儒者何大愚。到此天府。朕壞於人而不認。今特發明之。以恢復舊地。與天下有性善種者共証此樂焉。至於推行為太平道。則推己及人。莫如疆恕。則人已不隔。萬物一體。慈憫生心。即為求仁之近路。曾子言孔子之道。忠恕而已。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終身行。孔子告以忠恕。故子貢明太平之道曰。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人人獨立。人人平等。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親愛。此為人類之公理。而進化之至平者乎。此章孟子指人証聖之法。太平之方。內聖外王之道。盡於是矣。學者宜盡心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性者人之靈明。稟受於天。有所自來。有所自去。記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又曰。魂氣則無不之。故不隨身之生死而變滅。或稱明德。又曰。德性精言之謂神明。粗言之曰。魂靈。其實一事也。常人不足言神明。若君子所性。從無始來。積仁積智。而習成。經歷萬變而不壞。其生於世。偶然之過。猶日光中之

留影也。影之軒冕泥塗。于神明何預。太虛過雲。明鏡照花。色相皆然。何所增損哉。故被珍飯。擬超勝。無與絕。糧曲肱。寬然自樂。不為外物所累。故其外觀湛然。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乘六氣。御蒼龍。浮游于天之外。與造物者為伍。生色皦面盎背。不言而喻也。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仁義禮智。根于心也。凡聖者之自得。皆超然天之上。視人間世。皆腥臊培塿。視皇帝霸皆塵垢杜糠。不足當一噓也。至舍身助饗以為之。則因不忍人之心。盛大熱蒸。不能自己耳。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志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可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端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也。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

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樞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明孟子之學術。知言養氣不動心。而歸于學孔子。尊孔子。蓋能反身而信。萬物之備于我。能見性而知。大行窮居之無加損。則于諸天之中。而有地。渺乎其小。況乎地中。而有中國乎。中國而有齊。于齊中。而為一卿相。曾否大山之一石。大海之滴水也。而足動心乎。孟子故言其不難。而發出不動心之法。告子之學。禪家麻三斤。乾矢厥之義也。一念萬年。其法直捷而易。惟浩然之氣。集義而生。配義道而無餒。至剛大而直養。無少害之。則剛者益剛。大者同大。及其至也。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為孟子所特有自得。而為性善擴充之極功。得此乃能應剗不磨。轉輪無碍也。其直養之法。則曰。必有事焉。勿助勿忘。甚矣孟子之善言養氣也。不有事則忘。忘則蕩而氣散矣。太用心則助。助則暴而氣亂矣。若是者皆害之也。輪扁之斲輪也。不疾不徐。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官知止而神知行。得必有事。不助忘之意也。宋賢言從理。孟子言養氣。夫人氣之為也。以氣配理而養之。乃足以助精魄而強神明。鄭伯有以取精用宏而能為厲。齊王子以居移氣。養移體而大其居。魂魄毅兮為鬼雄。氣剛大之為神明。乃義之至也。知言者知類通達。明無不照。學無不通。洞灼顯微。辨窮是非。孔子之四十不惑也。夫浩氣大勇也。知言大智也。惟大勇大智。而後能擴充其不忍人之心。以保四海。所謂大仁也。蓋孟子之學在仁。而用力則在勇智。學之能事畢矣。孟子之道。一切出于孔子。蓋孔子為制作之聖。大教

之主。人道文明進化之始。太平大同之理。皆孔子制之。以垂法後世。皆當從之。故謂百王莫違也。孔
門多言百世。三十年為一世。百世則三千年。莫有違孔子者。故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公羊
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太平大同之理。發而未光。有待後聖也。三統之禮。無所不通。樂則韶舞
見揖讓之德焉。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此足見大仁之公。太平之道。足以照灼大
地。而共尊親矣。由古言之。生民未有其盛。由今言之。天地未有其聖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過。不忘遠。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而待旦。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孟子明人禽之界。即在仁義與不仁義之間。進化退化。相去幾希。言之深切。因思舉諸聖而自明
傳孔子之道也。陳白沙為禽獸說。不止文明野蠻之相去而已。明于庶物。則智崇而格于物。察于人
倫。則禮卑而不異于人。禹湯文武周公。皆撥亂而文明者也。而孔子承之。此即末章稱由堯舜以至
孔子。傳道統之義。惟孟子之言孔子。不稱其盛德至聖。但言作春秋一事。好辨章述三聖。稱孔子亦
同。又于春秋別白事與文。皆非孔子。惟義乃孔子所取定。下又云春秋。天子之事。然則春秋一書。為

孔子素王改制之書。而傳說春秋之義。乃為孔子親裁之微言大義。可決矣。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
經綸天下之大經。鄭玄注曰。大經者春秋也。孝經緯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蓋春秋有三世。進化之義
為孔子聖意之所寄。孔子之所以賢于堯舜。功冠生民者。在是。孟子學孔子之道。嘗傳春秋學。故知
孔子之大義微言。然則求孔子之道。當于春秋。而考孟子之道。亦出于春秋矣。其詳見吾所著春秋
大義考。孟子傳公羊學考。私淑諸人者。子思也。史記孟子列傳。學于子思之門。蓋孔子為教之發始。

心性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凡。之子。且以為君。而
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此明天生民以物則善性。人人可為善也。詩有物有則一言。孔子以為知道。蓋天生一物。賦之以
形色識性。皆各有度量分界。一定之則。是謂天則。凡有氣之水土。有生之草木。有知之禽獸。皆然。窮

物理學者不過考其天則而已。剛柔飛潛各如其則而適其性則能用之。若附于性熱大黃性涼。因其則可以為醫。金類傳熱電氣愈遠。因其則故可為電線。傳聲傳言。若夫人之貴于萬物。其秉彝之性獨能好懿德。好之云者。如磁之引鐵。芥之引針。其以太之所含。能與懿德合而攝之。如陽電陰電之相吸也。非本有其電。則不能與他電相吸。此人獨得于天者也。董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篇曰。為生者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玉杯篇曰。人文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王道通篇曰。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于天。尊有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廣大而有博。此民所受之天則。故自好懿德也。天則又名天性。中庸曰。德性又曰明德。傳謂人既生魄。陽曰魂。是以精爽至于神明。孔子所謂魂氣則無不知。又曰。知氣在上。易謂知氣遊魂。但有精粗之殊。故有神明精爽之氣之別。其曰體魂則降。知氣在上。是不隨體魄而化。無死生之可言。亦不因父母而始。有善善之可歷萬化而無盡也。但視所養之淺深厚薄及偏倚如何。以為生之視受要人皆有之。堯典所謂明其峻德。大學之貴明其德。中庸之貴尊在德性。詩所謂予懷明德。孟子之言養性擴充。此物此志也。若無此性。則無此明德。自不好此懿德矣。仁義禮智即懿德也。惟人人溺于形色體魄之中。則為體魄所拘。投于聲色臭味之中。則為物交所蔽。薰于生世世業識之內。則為習氣所銘。故性不能盡善。而各隨其明闇輕清重濁以發之。要其秉彝所含之以太。終不能沒。苟能養之。終可以人人盡善。蓋惟人人有此性。而後得同好仁而惡暴。同好文明而惡野蠻。

同好進化而惡退化積之久。故可至太平之世。大同之道。建德之國也。若夫好懿德之性。則世界只有退化。人道將為禽獸相吞食而立盡。豈復有今之文明乎。此孟子探天則而為言。稽人道于至貴。今人不自暴棄。以為太平之基者乎。其情可為善。乃所謂善。此孟子性善說所由來也。即董子以為善質者也。董子固主性善者。然董子以為善質不能謂之善。必至善乃可謂善。此乃泥其名耳。春秋繁露性善篇曰。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善為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於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于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

質質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未性。如木。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為。止於爾。爾與禾。以麻為布。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之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為正。今按聖人之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爾。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爾待鑽以濯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爾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隕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實。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董子之正名。固是。但善亦有等。至善可名為善。則善質亦可名為善。但有精粗之分。而可名為善。則一也。論衡本性篇曰。周人世碩以為人性。

有善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幼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初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傍。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非也。動作趨翔。性識說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身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

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然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妹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荀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荀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兜，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堅香，故有堅香之驗。夫荀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嗜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挾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亂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荀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

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荀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性情同生于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于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于物，形出于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于是，則隱不忍，不忍人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詠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故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荀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張橫渠謂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朱子謂性為人所受于天之

理蓋專用張子義理之性言之。今考之書曰：不虞天性。又曰：節性惟日其邁。詩曰：俾爾彌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尊德性。夫曰天性。德性。尊之。率之。彌之。皆就善而言。若非善者。豈可尊之。彌之。率之。其當即當修當繼成之者。以性雖有善質而非至善。即荀子之說。性者本始質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質樸者猶粗惡未精云耳。隆盛者彌之節之率之。加以文明。然則孟荀大概皆同。但標名曰善曰惡。此蓋諸子立義之常。猶云心無二耳。後人不善體會。遂生竄端。漢儒之議孟子。宋儒之斥荀子。亦非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王充所謂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性惡中人以下者也。善惡混者。中人也。說非不是。但孟子之言性善。其情可以為善。則仍是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耳。並非上智之由仁義行也。荀子之本始質樸。但未加文飾耳。亦非下愚之不移也。孟荀所指。仍皆順就中人之言也。古今今學者之言孟荀。皆聞其性惡而議之。不細讀此二言。而生駁斥。亦可異也。告子曾與墨子辯者。見于墨子。蓋亦孔子後學。而為孟子前輩大儒。惟其言性曰：無善無不善。類楊子之善惡混。亦于孔子性近習遠之說。未為大謬。無善無不善。有性不善。則孔子所謂上智下愚不移。世頑漆雕必子賤公孫尼子之說。皆孔子之支流餘裔也。孟子獨標性善。就善質而指之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乃所謂善。此以舉世暴棄而欲振救之。乃不得已之苦心。立說有為。讀者無以辭害意可也。張子所謂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蓋兼理氣言之。其善乎。然莫精於董子之言也。曰：天地之生謂之性情。情亦性也。天而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白虎通亦言之。此實精微之論。蓋魂氣之靈則仁。體魄之

氣則貪。魂即陰陽也。魄常相爭。魂氣清明則仁多。魄氣強橫則貪氣多。使魂能制魄。則君子使魄強。挾魂則小人。吾嘗見狂疾之人。只知食色。不識母妻。是其魂盡去。而魄猶存也。若神人者。肌膚若冰雪。清明在躬。不為魄累。故死而猶存。蓋魄死而魂存也。若其魂魄之清濁。明闇強弱偏全。互相衝突牽制。為其發用。于是人性萬端。人品萬彙。嘗為人性表考之分。為萬度。錯綜參伍。曲折萬變。但皆人不直指魂魄。或言陰陽。或言性情。或言精氣。皆以名不同而生惑。若其真義。則一而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櫛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櫛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櫛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櫛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櫛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第一說性猶杞柳。義猶櫛棬。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櫛棬。即董子性如繭如卵。卵待復而為雞。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之說。又曰：性比于木。善比于米。米出木中。而木未可全為米也。善生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人事。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

之名。又何爭于孟子哉。至王教之化。大學所謂止于至善。物有等差。善亦有等差也。孟子以善質為善。亦可也。杞柳為栝棖之說。孟子亦不能折之。但在順而擴充。不在逆而戕賊耳。蓋仁義乃人性之固有。自然若從井救人以為仁。乞糶與人以為義。是則戕賊人以為仁義。如印度梵志之捨身若行。是非人道。且戕賊人矣。告子之說。在不識仁義。故孟子以為禍仁義。若其言性仍非大誤。但譬況不若性禾善米之更精耳。孔子道不遠人。不可為道。故孟子之言性。全其率性而擴充之。如火之由一星而燎原。水之由涓滴而江河。此乃孟子獨得之要。而特提妙訣以度天下者。此其所與告子荀子董子用隱木括克制之道異也。然論語曰克己。佛氏降伏其心。當據亂世之生人。重習于累生之惡業。惡識正不能不用之。如孟子以擴充普度直捷放下。如飛瀑滿流。沖沙徙石。開成江河而達于海。氣勢涵涵浩浩。此仍為上根人語。為太平世說。粗下之人。亂世之時。不易承當耳。然直証直任。可謂無上法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弟二說性猶湍水。可東西流。視人所決。此即性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之說。亦揚子所謂善惡混也。合于孔子性近習遠之義。為中人言之本無可議。孟子以為為不善。乃搏激使然。似于人性不當。以人性拘于體魄。蔽于物欲。重于業識。其為不善。乃亦極順而自然者。然生於濁世。激于惡風。舉國皆飲狂泉。掩鼻而解鼻。舉扇以避塵。卒無能出之者。若戰國五代之視殺人。為日用飲食之事。此則近于搏激。非復人性之本然矣。由太平大同之世。追論今世之各國秣馬厲兵。嚴分疆界。日營炮槍火器。毒藥殺人之具。精益求精。亦必不解其故。以為狂而失人之本性矣。則孟子之說。亦未為過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弟三說生之謂性。與孝經緯及莊子所謂性者生之質也同。荀子曰。性者本始質樸。董子亦謂天地之所生。謂之性。又曰。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質。謂之性。性者質也。當是性之本義。制義制字者所為。孟子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折之。未能窮告子也。夫有物有則。故理物萬殊。將就物之萬殊言之。非止物物各殊。人與物殊。即人與人性亦極殊。夫人之性有萬億之不同。如堯舜之與武后張獻忠。善惡相去固遠也。即就性善言之。堯舜孔子伊尹之上。聖及顏子黃憲高允元紫芝之純德懿行。季札子臧華威頓之高蹈大讓。以及鄉里善人。其等固有千百級之殊。董猶殊與。東西相反。人之性固不猶乎人之性矣。即犬之性。亦有義犬有獐犬。犬性亦不猶犬性矣。如將自大同言之。則牛犬亦能知覺運動。亦能提攜親戚。哺其子。且屢見義犬為人復仇者。豈止犬性猶于牛性。亦不有與人性同者耶。況人生與牛生不同。若明人性。其靈明而貴于萬物。自與牛性犬性有別矣。但腦度較多。魂靈較足耳。且孟子固以形色為天性。形色非生而何。而以詰難告子。未

得其解。朱子謂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物之生莫不有是性。是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各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古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此章之誤乃其根。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生即兼理氣而言。無所不包。夫謂之大德。何嘗不為理。何嘗專就氣言之。即孟子亦言形色為天性。則性不專就理言。在孟子亦無異說矣。且孔子言知氣在上。若魂氣則無不知。又曰。精氣為物。又曰。元者氣之始也。無形以始。有形以生。造起天地萬物之始。元氣知氣精氣皆理之至。蓋盈天下皆氣而已。由氣之中。自生條理。物受生氣。何嘗不受生理。但與人不同。非止與人不同。亦物物不同也。朱子注中庸又言人物之生。各有健順五行之理。則言物亦受天生之全理。與此異矣。若以性不為生而為理者。然則性之文當不從生而從理乃可。朱子未知生與氣。即未為知性。且持說未定。而難告子亦非也。

論初民發達之狀態

記者

本篇乃章氏所譯岸本社會學之一篇。以其所論深足。瀋人智慧。故錄之。

當有史時代之初。則既有開化高度之人種。而非僅蒙昧野蠻之充塞於大塊而已。觀印度之吠陀。埃及之幽靈書。皆具智識技術。已進文明。而至遠者不過七千年。方其前此數十萬年。必積種種經驗發明。以增進其智識。而後自禽獸族居之狀態。進而為有史時代之狀態。其果何所倚賴而得此耶。余則曰。有各種長物之發見爾。

第一曰直立之發見。凡動物中有四足獸。則犬是也。有四手獸。則猿是也。而人獨為二手二足之動物。分其四肢。於下為步行之用。於上為捕獲採作之用。斯人類所以優於他物。而能進於文明者也。令四肢皆附於地。則目常下視。而心之所念。常不出此咫尺。無以發高尚思想。惟其直立而觀念進矣。又自手足分業。以一者專司進退。然後一者得解其職務。而專以採作為事。向令手足亦從事於捕獸爭戰。求食諸務。能便利如彼耶。故余以手足區別。即直立直行之發見。為第一長物。

第二曰言語之發見。苟稱曰人。雖其劣等。未有不能言者。苟稱曰非人動物。雖其高等。未有能言者。動物之劣等者。不能發聲音。漸至高等。而聲音漸發。其發音之數亦漸多。至於哺乳動物。最為高等矣。然其發音之數。與其變化聲音之力。猶無幾也。犬也。猿也。於動物為發達。猶不能言語。特以其聲音為觀念之符號云爾。必以此符號之聲音。互相連續。以為有義之文句。然後得稱曰言語。此非唇舌咽喉。發達而有種種變音。非神經着髓。發達而有種種觀念者不能。惟人也為能之。而當其始有言語。猶未若今日之複雜也。呼吸之官。進而益調達。思慮之官。進而益深長。而後其複雜也。如是。斯豈他物所得有乎。故余以言語之發見。為第二長物。

第三曰火之發見。始有火化之時。今未能了。如古物學家所說。凡可得稱人之動物。未有不知火者。未有不能從其目的。而用火者。下觀於逆層。僵石。太古之槁骨。以時發見。率有石片石器。以發燄而取煖者。附其左右。此則人能用火之證。亦其所以異於他物者也。人之始知用火也。大抵森林灌莽之間。烈風時作。木摩生火。以焚山麓。或迅雷間發。雷氣下觸。遂致然熱。以此而人之智識。為其所誘導耶。雖然。余以為

用火者非原人所知。其發見必稍在後。火之發見。可以證人之腦力優於他物。自其發見。而人獲三利。遂與他物差異自甚。所謂三利者。曰生熱則可以禦寒。氣燭暗則可以便行事。烹調則可以得熟物。故余以火之發見為第三長物。

第四曰器具之發見。文明進步之一義。曰致富之術。在勞力愈減。而報酬之產物愈增。其道無他不外於器具機械而已。故所謂文明進步者。謂人與產物間之機械之進步耳。太古百工未具。所以為人用者。無過四肢百體。能受直接之利。而不能受間接之利。凡所謂節體力以尊貨殖者。幾乎其未有聞也。漸及進化。而始知器械之為利。其始所用。為具至少。為用亦至簡易。漸又進化。而始臻於複雜。嘗舉其例。人與人相搏鬥也。初以手足齒牙而已。其後或槌以杖。或擲以礮。人與獸相戰爭也。初以股肱臂力而已。其後或用弓矢。或設陷阱。御伏以聞。而人始不徒以力爭。設械以獵。而獸始不得以猛勝。此所以用力寡而獲效多也。農夫之穫稻也。差差而撫之。粒粒而拾之。則於事至不便。於是用鎌而收刈速矣。虞人之伐薪也。枝枝而折之。葉葉而引之。則於事至不便。於是用斧而樵蘇利矣。其他類此者。猶不勝計。夫動物惟有爪牙之利。而無器械之用。斯所以為用者。不出其身。惟人也能利用異物。以為形骸之助。形骸解用。則有餘裕。以圖他事。是社會所以益開也。故余以器具之發見為第四長物。

第五曰慾望之發見。原人之狀。如原物。如小兒偷樂一時。而無過去未來之思想。故僅為肉慾之動物。未得云慾望之動物也。肉慾者。謂食慾。睡慾。壯慾。三者又各具三性。一曰其樂切膚。二曰其滿有限。三曰其動有息。是惟文明人得制限之。若太古原人。則擅柯柄於胸中者。獨有肉慾。或得加以制限。故飢則思食。渴則思飲。疲則思卧。當肉慾起時。與一切動物無異。已往之經驗。不記也。將來之備豫。不慮也。夫慾望者。由肉慾與將來之觀念綜合而生。故一切非人動物。有肉慾而無慾望。人類始生。與彼不異。其後漸進。而將來之觀念漸萌。於是始為慾望之動物。抑其慾望。特為此三肉慾者。謀前進久長之計耳。又進而於三肉慾外。復增慾望。曰所有慾望。曰權力慾望。曰名譽慾望。曰美術慾望。曰宗教慾望。曰智識慾望。曰道德慾望。此數慾望者。與人種相隨。而發達於慾望中。為最少量。最高尚矣。斯固他物所無也。故余以慾望之發見為第五長物。

第六曰自己之發見。自己者。與外物對待而為言。若專以對待肉慾之心靈。稱為自己。則今所未暇論也。對待肉慾者。婆羅門謂之神我。而文字曖昧。則或以對待外物之形性。與對待肉慾之心靈。一切稱為自己。今所論者。祇謂其對於外物。生則與他人他物殊觀。死則與天然現象殊觀。云爾。蓋肉體心靈之區別。非甚發達者。不能知。如今日之野蠻人。尚未知肉體而外。有所謂心靈者。故其所謂自己。特與外物分別。畛域之名。若夫發見心靈。對於肉體而稱自己。斯必俟諸異日。蓋由粗入精。思想進步之常軌也。故非發見對外之自己。無以發見心靈之自己。而非人動物。則並此對外觀念而無之。太古原人。其始亦若是耳。俄而神經發達。遂能形造對外為己之觀念者。是則有三因焉。一曰於萬家中。見夫靈然可怖。而與人。以不歡不利者。遂生自己外物之分。蓋能知所知之對立。即主觀客觀之異形。然其始固未能認識此也。惟主觀之利益。與客觀之事情。彼此衝突。而主客以辨。此其原因一矣。二曰使人人互相輯睦。則無以知彼我之區別也。而人之經營生計。其終不得不出於爭。故自利益之衝突。而人人互有自己之觀念。自利。

益與利益之衝突。彼我既分。而愈著其自己之觀念。此其原因二矣。三曰。自遇此衝突。而有自己之觀念。於是有將來之觀念。於是有所有之觀念。所有物愈增。而自己之觀念愈進。何者。係望於所有。所以為將來計也。如小兒。如野蠻。如吝嗇者。其視自己與所有物。咸無區別。或滯於所有之愛戀。而并不暇計自己之將來。宜以所有易其軀命者。所在皆是也。然正惟有此觀念。而自己之觀念益堅。彼固曰。所有即自己。此其原因三矣。夫生存競爭。萬物之常態。然不知而自競爭。與知之而用此競爭。其程度效果殊矣。故余以自己之發見。為第六長物。

第七曰。畜牧之發見。太古衣食之資。獨賴天產。或如果衣薪者。或射魚獵獸。食其肉。被服其皮者。其所以謀生存。若是而已。而天產有時地之制限。乍遇凶年。或漁獵無所獲。則今日雖安全。而不知明日之為餓殍否也。當是時。人與非人動物無異。雖欲進化。其道無由。何者。衣食不給。固不服他圖耳。自此天然時代。漸以進步。則初為畜牧時代。次為農耕時代。畜牧時代者。人人選水草豐饒之地。以飼養馬牛羊豕。其物產既為定著。而非夫倘來寄存者。則衣食所需。不憂其乍絕。而進化之途。亦異於前日矣。天然時代。不費日力。可以得其所欲。至是則必以日力營之。經日則能持久。用力則能忍勞。此所以為進化之資也。抑太古獸類。其性本猛惡。而不可馴。而人能發見畜牧者何故。蓋當其狩獵。長成之獸。則取以供啖。子獸不足飽。於是姑養之。以待異日。則馬牛狸犬之齧草飲水於谷者。至是始成為家畜矣。畜牧時代。已有將來觀念。自己觀念及漸起種種慾望。故余以畜牧之發見。為第七長物。

第八曰。農耕之發見。農耕畜牧。皆以天然生產力為基礎。復用人力助之。蓋動植諸品。放任之則不能蕃殖。惟以人力助長。而後其量漸增。其質漸美。如人心所期望。農牧之助力。與器械相似。惟器械以死物而代形勞。農牧以活法而增物產。斯其所以異耳。農以栽養植物為務。牧以飼養動物為務。栽植之期。後於飼動。乍念如倒置其次序者。深思之。乃知其確也。一以農耕之較畜牧。當有天然信任。夫牲畜常睹於目前。無論何時。皆可給用。若夫農之播種。則未得所獲。而種子已失矣。自播種以至收穫。常更數月。其間或遇旱潦。又不可知。且蒙昧之民。所慮不止此也。種子既下。方以腐敗為憂。故非冀將來之利益。而不惜現在之投資者。不能為農耕。非人人有此經驗期望。亦不能成農耕時代。此農耕所以後於畜牧者一矣。二以農耕之較畜牧。當有複雜器具。彼畜牧所需者。一筆一索云爾。農器雖簡易。耕刈春鋤。各需異械。當偶爾時植時。誠非遽需是器。及其少有收穫。而其器有不得不製者。苟無斯器。必不得成農耕時代。其器或石或金或木。非有技術。亦不能製造。製器而後。其施於植附耘刈。又自有其法度。其視畜牧。孰難孰易。斷可識矣。且畜牧逐水草而移居。而農耕必有其定。向令耕者越畔以侵他人之隴畝。則爭訟繁興。而何暇盡力於農事。故觀農耕時代之所以成。則知其社會之已具也。此農耕所以後於畜牧者二矣。故余以農耕之發見。為第八長物。

第九曰。社會之發見。太古人類。恃天產以生存。其時果組織社會否。以余觀之。社會之興。必不與生民同時。最初人類。皆獨立生存耳。世謂社會所起。起於人性自然。然可云社會因人性而興。不可云社會與人生同現。若不辨二者。則思想為混淆矣。固人有好親睦。喜交通之性。雖自餘一切動物。亦皆有羣居之本能。野蠻人對於外物。或畏之。或怒之。則亦召集同類。以相扶助。以此推驗。似原人必嘗組織社會者。不

思社會待箇人而形造。而個人不必賴社會以生存。凡人必有社會性。亦必有非社會性。二者互抵。大賦然也。故終日羣居而受輿人之束縛者。必思獨行屏處。以求愉適。斯盡人然矣。況於原人。性常下急。復多我慾。又甚放縱。而云自有此身。便能組織社會。不泰誣乎。或曰。雖極野蠻之原人。親子之情。夫婦之愛。未嘗絕也。然則於親子夫婦間。必已有其團體矣。曰原人之愛小兒。其情甚厚。惟有此情。故宜使種種不便於己。而復事於乳哺。保抱之勞。不然則人類至今已絕矣。抑其愛兒之性。固動物之本能。猶狗之愛狗子而已。若云有此本能。遂得形造團體。則非其義也。彼既以動物之本能愛之。及小兒自能覓食。則亦渙然離散。相忘而不顧。若夫夫婦之愛。亦兩性本能之作用耳。情慾起則相合。情慾止則相離。故原人有男女之慾。而不得遽以夫婦名之。夫何團體之有。要之最初時代。人自為謀。未有形造社會者。必人智進步。然後社會始生。是有史時代所肇始。由是觀之。社會之於原人。為一種發見。而社會之組織。即分業之起原。分業之起原。即文明之初點。則知社會之發見。於原人為發見之發見。故余以社會之發見。為第九長物。

第十曰道德之發見。通言道德。其義似渾淪無指。要之不出四者。一曰善惡兩觀念之區別。二曰可為善不可為惡之感想。三曰若者為善若者為惡之判斷。四曰避惡就善為道德之品性。是四者之在今日。人人能知。如善惡之辨。雖其野蠻。猶無不瞭此者。既能瞭此。則可為善不可為惡之感想。亦夫人有之矣。至於若者為善若者為惡。則甲種之與乙種。白人之與黃人。其間法律觀念。或有異同。然其最普通者。大致不異。賤惡人而貴善人。宙合所同也。諺有云。盜賊間之正直。是雖暴橫如盜賊。猶知正直之不可缺也。

以愛人為善。以盜竊為惡。此亦宙合所同。而盜賊亦自知之。則知今時人類。未有無道德思想者。夫原人亦人耳。何宜無此。然就考道德思想之起原。則有史以前。必有無此思想之時代。何者。人心發達之次序。感於有利而始稱為善。感於有害而思稱為惡。原人惟辨苦快而未能辨邪正必也。彼此利害。互相衝突。交蒙責讓。而後有善惡之分。故非比伍羣居組織社會以後。則道德思想固無有也。善惡兩念。觀且未區別。況於可為善不可為惡之感想。若者為善若者為惡之判斷。善人可貴惡人可賤之志。念乎。倫類合而後。枉直分。生命貴而後。仁義立。則雖謂道德之發見。即社會目的之發見可也。故余以道德之發見。為第十長物。

自太古以至有史時代。其間所發見者。大抵以此十事為度。是時進化甚緩。積數十萬年。始脫非人動物之狀態。而為有人類之狀態。自有史時代以前。其事茫昧。無有確定。故一以今世野蠻推之。一以吾心理想合之。假定此十事而已。若必曰。此十種發見。自有史以往。確審其為何時。以此詰責。則應之曰。吾惟取聞見所及。而其情狀方類最近於太古者。以是比擬原人而已。譬之算術開方者。數商而猶有尾數之不盡。知其不可盡。則故以是為方根。其他固非所知也。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中國之新民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正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著者識

緒論

近十年來。憂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幟。以疾走號呼於國中。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其陳義不可謂不高。其用心不可謂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雖然。以今日之腦力眼力。觀察大局。竊以為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若種與教。非所亟亟也。何則。彼所云保種者。保黃種乎。保華種乎。其界限頗不分明。若云保黃種也。彼日本亦黃種。今且淳然興矣。豈其待我保之。若云保華種也。吾華四萬萬人。居全球人數三分之一。即為奴隸。為牛馬。亦未見其能滅絕也。國能保則種自莫強。國不存則雖保此奴隸牛馬。使孳生十倍於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種之事。即納入於保國之範圍中。不能別立名號者也。至倡保教之議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今試一一條論之。

第一 論保教非人力所能保

教與國不同。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更無國。故國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則不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於

人者也。以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戰勝外道。愈磨而愈瑩。愈壓而愈伸。愈束而愈遠。蓋其中自有所謂一種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者。以嗷吸人之腦識。使之不得不從我。豈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則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羅門教。阿剌伯之回回教。雖一時藉人力以達於極盛。其終不能存於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說也。

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遠過於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專制英主之保民是也。解好在此。國者無意識。有彼教主者。不世出之聖賢豪傑。而人類之導師也。吾輩自問其智慧能力。視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毋乃自信力太大。而褻教主耶。此不當保之說也。然則所謂保教者。其名號先不合於論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 論孔教之性質與群教不同

今之持保教論者。聞西人之言曰。支那無宗教。輒怫然怒形於色。以為是誣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為何物也。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殼界之外。以魂靈為根據。以禮拜為儀式。以脫離塵世為目的。以涅槃天國為究竟。以來世禍福為法門。諸教雖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則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於起信。耶穌受洗時必誦所謂十信經者。即信。莫急於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懷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門戶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進步之具也。於人群進化之第一期。雖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後。則或不足以償其弊也。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異於群教者在是。實而言之。孔子者哲學

家經世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梭格拉底並稱。而不以之與釋迦耶穌摩訶末並稱。誠得其真也。夫不為宗教家。何損於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蓋孔子立教之根柢。全與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揚孔子。但孔教雖不能他教之勢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則以吾中國人物論之。若張道陵。師今所謂張天。可謂之宗教家。若袁了凡。專提倡太上感應篇。可謂之宗教家。火教可謂之宗教。則張袁不可不謂之宗教。而孔子則不可謂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質。如是如是。

持保教論者。輒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論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誣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嘗如耶穌之自號化身。帝子。孔子未嘗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未嘗使人於吾言之外。皆不可信。於吾教之外。皆不可從。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強孔子以學佛耶。以云是保。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無他。誤解宗教之界說。而艷羨人以忘我本來也。

第三 論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徵

保教之論何自起乎。懼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為此之為慮。亦已過矣。彼宗教者。與人群進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今日耶穌教勢力之在歐洲。其視數百年前。不過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國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為尊榮。今則帝制自為也。昔者教皇擁羅馬之天府。指揮全歐。今則作寓公於意大利也。昔者牧師神父。皆有

特權。今則不許參與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學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權屬於教會。今則改歸國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學興。而教會多一敵國。達爾文等進化論興。而教會又多一敵國。雖竭全力以擠排之。終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遷就其說。變其面目以彌縫一時也。若是乎耶穌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誠有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千數百年之勢力。必非遽消磨于一旦。固無待言。但自今以往。耶穌教即能保其餘燼。而亦必非數百年前之面目可斷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儀式。為效顰學步之下策。其毋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雖寢衰於歐洲。而寢盛於中國。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彼其真傳教真信教者。則何害於中國。耶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若千頃之波。佛敎納之。回教納之。乃至張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納之。而豈其有斬於一耶。且耶教之入我國數百年矣。而上流人士。從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國明矣。而畏之如虎。何為者也。至各國政府與鄉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撓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言保教之逆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國能自立。則學格蘭斯頓之。予愛蘭教會以平權可也。學俾斯麥嘉嘉富。其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權在我。誰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第四 論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彼持保教論者。自謂所見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刺謬也。今此論固不過

一空言耳。且使其論日盛。而論者握一國之主權。安保其不實行所懷抱。而設立所謂國教。以強民使從者。果爾。則吾國將自此多事矣。彼歐洲以宗教門戶之故。戰爭數百年。流血數十萬。至今讀史。猶使人毛悚股栗焉。幾經討論。幾經遷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條。著諸國憲。至於今日。各國莫不然。而爭教之禍。亦幾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於高尚。或若特立國教。非奉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權利。則國民國家。導民以乘其信德也。信一以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國中。而其尤要者在。畫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屬世間法。宗教屬出世法。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以干預國民之心魂也。自由之理。凡一言之論。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於人。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故此法行而治化大進焉。吾中國歷史。有獨優於他國者。一事。即數千年無爭教之禍是也。彼歐洲數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費於調和宗教。恢復政權之一事。其陳跡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國幸而無此轆轤。是即孔子所以貽吾儕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轍。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論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國。昔猶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無猜。無端而畫鴻溝。為樹門牆。為兩者。日相水火。而教爭乃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是為吾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第五 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

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紀之時。古學復興。脫教會之樊籬。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能禦。此稍治史學者所能知矣。我中國學界之

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室。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室。自漢以來。號稱行孔子教者。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以為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為非孔教。於是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寢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為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為韓昌黎。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為程伊川。朱晦菴矣。寢假而孔子變為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為紀曉嵐。阮芸臺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群猴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群鴉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夫天地大矣。學界廣矣。誰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為者。無他。暖暖昧昧。守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進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闡溢於編中。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豈孔子之罪也。嗚呼。居今日講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異於昔。彼欲廣孔教之範圍也。於是取近世之新學新理。以緣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為孔子損梭格拉底。未嘗坐輪船。而造輪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嘗用電綫。而創電綫者不敢。非薄阿里士

多德。此理勢所當然也。以孔子之聖智。其所見與今日新學新理相暗合者必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偏索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為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最惡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棄之。斯甯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為蝦。而自為其水母。而公等果胡為者。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於國民。可斷言也。

第六 論保教之說有妨外交

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國今當積弱之時。又值外人利用教會之際。而國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質。故自天津教案。以迄義和團。數十年中。種種外交上至艱極險之問題。起於民教相爭者。殆十七八焉。雖然。皆不過無知小民之起釁焉耳。今也博學多識之士大夫。高樹其幟。曰保教保教。則其所著論。所演說。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保教之故。則其痛詆耶教必矣。夫相爭必多溢惡之言。保無有抑揚其詞。文致其說。以聳聽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揚其波也。吾之為此言。吾非勸國民以媚外人也。但舉一事。必計其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並其利害之輕重。而權衡之。今孔教之存與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與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憑也。如此。而萬一以我之

叫囂引起他人之叫囂。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縣之頭。如膠州之案。以兩教士而失百里之地。喪一省之權。如義和之案。以數十西人之命。而動十一國之兵。償五萬萬之幣。則為國家憂。正復何如。嗚呼。天下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持保教論者。勿以我為杞人也。

第七 論孔教無可亡之理

雖然保教黨之用心。吾固深諒之。而深敬之。彼其愛孔教也甚。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懼其遂將亡也。故不復權利害。不復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願吾以為抱此隱憂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而萬古不能滅者也。他教惟以儀式為重也。故自由昌而儀式亡。惟以迷信為歸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與將來之文明。決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則然也。孔教乃異。其所教者。人之何以為人。也。人羣之何以為群也。國家之何以為國也。凡此者。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論。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為人之資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備有此格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孔子所望于我輩者。非欲我輩呼之為教主。禮之為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教主世尊之名號。而我無之。遂相驚以孔教之將亡。是烏得為知孔子矣乎。夫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遠矣。而梭氏亞氏之教。猶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顧懼是乎。吾敢斷言曰。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論者。盍高枕而卧矣。

第八 論當採群教之所長以光大孔教

吾之所以忠於孔教者。則別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闢其門。而恢其域。揖羣教而入之。以增長榮衛我孔子是也。彼佛教耶教回教。乃至古今各種之宗教。皆無可以容納他教教義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為本。以伏魔為用。從之者。殆如婦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耶曰。獨一無二。上帝真子。其範圍皆有一定。而不能增減者也。孔子則不然。鄙夫可以竭兩端。三人可以得我師。蓋孔教之精神。非專制的。而自由的也。我輩誠尊孔子。則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跡。孔子之立教。對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對一統閉關之中國人而言之也。其通義之萬世不易者固多。其別義之與時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聖之時者也。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吾知其教義之必更有所損益也。今我國民非能為春秋戰國時代之人也。而已為二十世紀之人。非徒為一鄉一國之人。而將為世界之人。則所以師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賜者。必有在矣。故如佛教之博愛也。大無畏也。勤破生死也。普度眾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視敵如友也。殺身為民也。此其義雖孔教固有之。吾採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發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盡懷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而彼為優者。吾舍己以從之。不必吝也。又不惟於諸宗教為然耳。即古代希臘近世歐美諸哲之學說。何一不可以兼容而并包之者。若是於孔教為益乎。為損乎。不待知者而決也。夫孔子特自異於狹隘之羣。教而為我輩。遵孔教者。開此法門。我輩所當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見以是演孔。而孔之統。乃長。又何必鯁鯁然。猥自貶損。樹一門劃一溝。而曰保教保教為也。

結論

嗟乎嗟乎區區小子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嗟我先輩嗟我故人得毋有惡其反覆請其模稜而以為區區罪者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於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為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孔子之恩我吾以是報羣教主之恩我吾以報我國民之恩我

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中國之新民

天下事理有得有失然所得即寓於所失之中所失即在於所得之內天下人物有長必有短然長處恆與短處相緣短處亦與長處相麗苟徒見其所得焉而偏用之及其缺點之發現則有不勝其敝者矣苟徒見其所失焉而偏廢之則去其失去其短而所得所長亦無由見矣論學論事論人者皆不可不於此深留意焉
宗教家言與哲學家言往往相反對者也吾疇昔論學最喜宗教以其偏於迷信而為真理障也雖然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徵諸歷史而斑斑者也歷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轟轟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有哲學思想之人少其兩思想并無之人雖尤多也其在泰西克林威爾再造英國者也其所以犯火不避而無所避歷千萬難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女傑貞德再造法國者也其人碌碌無他長而惟以迷信以熱誠感動國人而摧其敵宗教思想為之

也維廉濟開闢美洲者也其所以自由為性命視軀殼為犧牲者宗教思想為之也美國之華盛頓林肯皆豪傑而聖賢也皆富於宗教思想之人也瑪志尼加富爾皆孕育意大利者也瑪志尼欲建新國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實據宗教之地盤以築造之者也其所以團結而不渙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加富爾之治國首裁抑教權然敵教會非敵教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頗強故不治產而以國為產不娶妻而以國為妻宗教思想為之也格蘭斯頓十九世紀英國之傑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絕前古格公晦昧囁語必難禮拜堂終身未嘗開斷又格公嘗與達爾文對其所以能堅持一主義感動輿論革新國是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其在日本維新前諸人物如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之流皆得力於禪學者也西鄉隆盛其尤著也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後者繼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其在我國則近世哲學與宗教兩者皆銷沈極焉然若康南海若譚瀏陽皆有得於佛學之人也兩先生之哲學固未嘗不專專獨造淵淵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喚起全社會之風潮則不恃哲學而仍恃宗教思想之為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偉大而雄厚也
哲學亦有兩大派曰唯物派曰唯心派唯物派只能造出學問唯心派時亦能造出人物故拿破崙俾士麥皆篤好斯賓挪沙之書受其感化者不少焉而俄羅斯虛無黨人亦崇拜黑智兒學說等於日用飲食夫斯黑二子之書皆未嘗言政治言事功也而其感染人若此蓋唯心哲學亦殆近於宗教矣吾昔讀歐洲史見其爭自由而流血者前後相接數百年如一日而其人物類皆出於宗教迷信竊疑非以迷信之力不能奪人生死之念及考俄國虛無黨歷史其人不信耶穌教者十而八九其首領女傑蘇菲亞亞斯

稱蓋景教國俗通例也。蘇菲亞斥退之日。而何以能甘鼎鑊。如鉛無星。礙無恐怖。若此。吾深求其故。而吾不信耶教母以此相語云。他多類是。知彼有唯心派哲學以代之也。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吾國之王學。唯心派也。苗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餘年。斯學銷沈。而其支流超渡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為用也。心學者。實宗教之最上乘也。

夫宗教思想何以宜於治事。而哲學思想何以不宜。此指狹義之哲學也。唯吾深思之。得五因焉。一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今日世界眾生。根器薄弱。未能有一切成佛之資格。未能達羣龍元首之地位。故必賴有一物為從而統一之。然後不至隨意競爭。軼出範圍之外。散漫而無所團結。統一之具不一。而宗教其最要者也。故人人自由之中。而有一無形之物位於其上者。使其精神結集於一團。其遇有不可降之客氣也。則此物足以降之。其遇有不可制之私欲也。則此物可以制之。其遇有不可平之黨爭也。則此物可以平之。若此者。莫善於宗教。宗教精神。一軍隊精神也。故在愈野蠻之國。則其所以統一民志者。愈不得不惟宗教是賴。使今日世界而已達文明之極點也。則人人有自治力。誠無待於宗教。而無如今猶非其時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

二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希望者。人道之糧也。人莫不有兩境界。一曰現在界。二曰未來界。現在界屬於實事。未來界屬於希望。人必常有一希望焉。懸諸心目中。然後能發動其勇氣而驅策之。以任一切之事。雖然。有一物焉。常與希望相緣。而最為希望之靈者。曰失望。當希望時。氣盛數倍者。至失望時。其氣沮亦數倍。故有形之希望。希望中之頗危險者也。若宗教則無形之希望也。此七尺之軀殼。此數十寒暑

之生涯。至區區眇小不足道也。吾有靈魂焉。吾之大事業。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時。而樂我者永劫。苦我者幻體。而樂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則有安身立命之地。無論受何挫折。遇何煩惱。皆不至消沮。而其進益。厲苟不爾者。則一失意而頽然喪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

三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人之所以不能成大業者。大率由為外境界之所束縛也。聲鳥色馬。貨利焉。妻孥焉。名譽焉。在在皆可沾戀。一有沾戀。則每遇一事之來也。雖認為責任之所不容。讓而於彼乎。此乎。一一計度之。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名譽。則任事之心減三四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身家。則任事之心減六七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性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此所以知非艱而行惟艱也。宗教者。導人以解脫者也。此器世間者。業障之所成耳。此頑軀殼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種種幻象。更何留戀焉。得此法門。則自在游行。無罣礙。舍身救世。直行所無事矣。而不然者。雖日

日強節之。而臨事猶不能收其效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四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孔子曰。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至於無忌憚。而小人之量極矣。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口中撫拾一二新學名詞。遂吐棄古來相傳一切道德。謂為不足輕重。而於近哲所謂新道德者。亦未嘗窺見其一指趾。自謂盡公德。吾未見其公德之有可表見。而私德則早已蔑棄矣。聞禮運大同之義。他無所得。而先己不親其親。讀邊沁功利之書。他無所思。而惟知自樂其樂。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財。觀達文物競之論。不以之結團體。而以之生內爭。耳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論。則相率於踰閑蕩檢。而曰我天賦本權。親加富爾俾士。麥外交應敵之策。則相競於機械詭詐。而曰我辦

事手段。若此者皆所謂無忌憚者也。夫在西國此等學說盛行而無流弊者何也。有謹嚴迂腐之宗教以劑之也。泰西教義雖甚淺薄。然以末日審判天國在邇等論。日日相聒。猶能使一社會中下之人物各有所懼。而不敢決破藩籬。若上智則自能直受。雖然此等教旨與格致學理不相容。殆不可以久立。至如我佛業報之說。謂今之所造。即後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能假借。此則無論據何學理而決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棄。造惡業於今日而收惡果於明日耶。孔子曰。循者有所不為。又曰。克己復禮為仁。凡諸教門。無論大小。莫不有戒戒也者。進民德之一最大法門也。吾見日本近三十年來。民智大進而民德反下。所以雖受西人之學而效不及彼者。其故可深長思矣。故曰無宗教思想者無忌憚。

五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甚矣人性之薄弱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若是者比比然矣。故佛之說教也。曰大雄。曰大無畏。曰奮迅。曰勇猛。曰威力。括此數義。而取象於師子。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於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則知無所謂生無所謂死。死者死吾體魄中之鐵。若餘金類木類炭小粉糖鹽水若餘雜質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則死吾身。且不畏。餘更何有。故真有得於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若哲學家不然。其用算學也。極精。其用名學也。極精。目前利害。剖析毫釐。夫天下安有純利而無害之事。千鈞之機。關以一沙則不能動焉。哲學家往往持此說。三思四思。而天下無一可辦之事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要而論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能任重。

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為一鄉一邑之善士者。常賴宗教。大人所以能為驚天動地之事業者。亦常賴宗教。抑人之至誠。非必待宗教而始有也。然往往待宗教而始動。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願可蔑乎。記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為有宗教思想者言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為無宗教思想者言也。

曰。然則宗教長而哲學短。宗教得而哲學失乎。曰。又不然。宗教家言。所以立身也。所以治事也。而非所以講學。何以故。宗教與迷信常相為緣。故一有迷信。則真理必掩於半面。迷信相續。則人智遂不可得進。世運遂不可得進。故言學術者。不得不與迷信為敵。敵迷信則不得不並其所緣之宗教而敵之。故一國之中。不可無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無摧壞宗教之人。生計學公例。功愈分而治愈進焉。不必以操術之殊而相非也。

雖然。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道德者天下之公。而非一教門之所能專有也。苟摧壞道德矣。則無忌憚之小人。固非宗教。而又豈足以自附於哲學之林哉。

曰。天下之宗教多矣。吾誰適從。曰。宗教家言。皆應於眾生根器而說法也。故時時不同。地地不同。一時一地。亦復人人不同。吾聞某教之言而生感者。即吾應以某教而得度也。故今日文明國最重信教自由。吾為敢而限之。且吾今之言。言宗教也。非言宗教學也。若言宗教學。則固有優劣高下之可言。今以之立身。以之治事。則不視其教之優劣高下何如。而視其至誠所感所寄之程度何如。雖劣下如袁下凡之宗教。有時亦能產人物。他無論也。若夫以宗教學。則橫盡虛空。豎盡來劫。取一切眾生而度盡之者。佛其至。

矣。佛其至矣。

凡迷信宗教者必至誠。不必盡出於迷信宗教。至誠之發。有誠於善者。亦有誠於惡者。但使既誠矣。則無論於善於惡。而其力量常過於尋常人數倍。至誠與發狂二者之界綫。相去一秒黍耳。故其舉動之奇。譬也。猛烈也。堅忍也。銳入也。常有為他人之所不能喻者。以為彼何苦如是。其至誠之惡焉者。如至誠於色。而為情死。至誠於貨。而攫市金。其善焉者。如至誠於孝。而割股。至誠於忠。而漆身。至誠於國。至誠於道。而流血成仁。若此者。皆不誠之人。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故天地間有一無二之人物。天地間可一不可再之事業。固不出於至誠。知此義者。可以論宗教矣。

宗教心理論

無名氏譯

一。宗教即是心理的現象也。

苟欲講明宗教之本性者。不可不以此為其起點焉。禽獸之頑冥不靈。其無宗教固也。抑彼生息於遊星以成別世界者。其心性作用與吾儕人類。果有同者乎。則亦必有與吾儕同之宗教矣。要之人類者。乃宗教之主體也。舉凡一切宗教現象。皆不外於心理的機能之發現乎外者而已。

二。宗教必有客體。不有客體則不成宗教。

所謂宗教之客體者。必可以超絕於其主體者也。世固有以主體直為客體者。若本心良知明德理性等之類是也。然如此則所謂道德。非宗教也。抑人亦謂彼野蠻之民。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者。豈非客體不必超絕於主體之明證乎。此未深思耳。夫野蠻之民。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者。非跪拜禱祀木石禽獸

之體性。乃跪拜禱祀以為寓於其內之靈者神者也。此則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而其實非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者矣。然則此超絕於主體之客體當名曰何。曰所謂神也。然則如彼佛教主張無神之說者也。而可曰宗教乎。曰佛教固非無客體也。蓋佛教者。以無為宗。己以無為宗。則似無客體。然其所謂無者。實為世界之絕對根本。亦為成此世界迷妄之因。一也。己為迷妄之因。即為現象世界之本體。二也。復為絕對解脫之所歸。即為世界經過之目的。三也。在迷妄中。真實常住者惟無也。而道德世界之秩序。由此維持。四也。夫此四者。總足以為宗教之客體。而佛教之無不即神乎。佛教豈得謂無客體乎。亦豈得謂無神乎。

三。宗教的世界觀。必與理論的世界觀互有關涉。

理論的世界觀者。哲學上所立之世界觀也。宗教的世界觀者。宗教上所立之世界觀也。世界觀者。總括神之實體。世界之終極。人類之命運等而言之也。天下宗教方其盛也。必與當時理論的世界觀一致無間。不相遷延耳。新宗教之興。必得此一致而興也。舊宗教之衰。必失此一致而衰也。此亦萬物進化之一理也。凡天地間有生之類。不與其境相適合。則不能保其生存。未有不與其境相適合。而能保其生存者也。宗教豈獨不然乎。乃理論的世界觀。新開生面。奮迅進前。而宗教的世界觀。瞠乎若後。不足以追其後塵。而宗教衰矣。天下人心。於舊宗教不能滿足。乃轉渴望新宗教之出焉。而舊宗教益衰矣。夫其初之不足於舊宗教。而渴望新宗教者。止社會之少數者耳。乃及其後。此少數者漸漸增加。遂成社會之大多數。而宗教革命之氣運。澎湃怒號。如海潮之進而來。勢已至此。而欲無宗教革命之

變也得乎。
四。宗教的世界觀與理論的世界觀。已相闢爭。則必有一種新神學出乎其間。必任調停之勞。此乃宗教革命之階也。

與理論的世界觀已相離隔之舊宗教。不可以久立於世也。於是乎新神學興焉。乃其所任則在援舊以合新。藉以調停新舊思想之衝突。藉以保全舊宗教之破滅。良苦之至也。然是一時彌縫之策也。終非永久之計也。何也。彌縫之策。其所終局。唯生二種之結果。即不將舊宗教全歸破滅。則為新宗教開拓厥路。不出乎彼。必出乎此。不出乎此。必出乎彼。要唯有此二果而已矣。耶穌聖人不云乎。以新酒盛諸故囊。則故囊必裂矣。今也以新思想注入舊宗教。是亦以新酒盛於故囊之類耳。惡保其不破滅哉。五。世界觀者宗教之部局也。非其全局也。故理論的世界觀。雖能破滅宗教。而其代宗教則所不能也。宗教之全局。謂之宗教的機能。而世界觀者。特不過其一部局耳。原夫宗教的機能之為性。有感覺的感情。有美妙的感情。有神秘的感情。有道德的意志。有願望的希求。其高火也。如鵬之搏扶搖。羊角而上。薄乎雲漢。翔乎太空。殆有解脫塵寰與神懷抱之慨。其美妙也。極樂淨土。忽地現前。天上天下。八面玲瓏。七寶莊嚴。映乎吾眼。微妙音樂。響乎吾耳。洋洋乎有神人相和之樂。水火劫運。滅此世界。億兆生靈。號泣大哭。恰如大宅四面火起。欲救無術。欲逃無路。而彼救世者。忽乘雲而見於天一方。舊世界毀而新世界成。其悲壯有如此者。虔信之極。殆疑此身在人世外。萬籟寂寂。萬感歛跡。忽然開出自然之秘密。藏得不可思議之感。悟約翰瞑目而身已在天國中矣。釋尊入定。而海印三昧斯現。

矣。其神秘有如此者。嗚呼。若此者。豈獨理論的世界觀之所能包括哉。故欲以理論的世界觀代於宗教者。即是欲以乾燥道理直代豐富宗教者也。即是欲以部局直代全局者也。即是欲以星學直代天體者也。即是欲以美學直代美術者也。斷乎知其不可矣。此所以理論的世界觀能破滅宗教。而不能代宗教也。

六。宗教的世界觀成宗義學。而理論的世界觀成宗教哲學。宗義學則進入宗教哲學之門也。宗教哲學。固不能以代宗教者也。然必可以代宗義學者也。蓋宗義學取其材料於一宗教以成之。故其規模偏狹。多不合理。而宗教哲學異是。以人類最高之宗教的意識為之材料。而事實必本乎科學組織。必由于推理。故宗教哲學則少數既覺者之所由。而宗義學則多數未覺者之所由也。宗義學則入於宗教哲學之門戶。而宗教哲學則其堂奧也。乃知宗義學得宗教哲學。而廣大益加廣大。精微益加精微。一其賜耳。嗚乎。非宗教哲學。其孰能率天下宗教令之入真理之殿乎。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中國之新民

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一中國羣治當以無信仰而獲進步。抑當以有信仰而獲進步。一是也。信仰必根於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極則也。雖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數十級。於是乎宗教遂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物。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此語也。吾未敢遽謂然也。即其果然。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國。人人皆漸漬熏染。以習慣而成第二之天性。其德力智力。日趨於平等。如是則雖或缺信仰。而猶不為害。今我中國。猶非其時也。於是乎信仰問題。終不可以不講。參觀本報第十九號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因此一問題而復生出第二之問題曰「中國而必需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問題者將疑焉。曰：吾中國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復商榷為也。雖然。吾以為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為教也。主於實行。不主於信仰。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風者流。觀歐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欲舍而從之。以自代。此尤不達體要之言也。無論景教與我民族之感情。柄鑿已久。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又無論彼之有耽耽逐逐者。植於其後。數強國利用之。以為釣餌。稍不謹。而末流之禍。將不測也。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蓋萬有。鼓舞羣生者。吾以疇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於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為趨也。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

一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孔教本有闕疑之一義。言論之間。三致意焉。此實力行教之不二法門也。至如各教者。則皆以起信為第一義。夫知焉而信焉。可也。不知焉而強信焉。是自欺也。吾嘗見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輒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儕所能及焉。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綱領。曰：一悲。智。雙修。一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恆以轉迷成悟為一大事業。其所謂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謂也。故其教義云：「不知佛而自謂信佛。其罪尚過於謗佛者。」何以故。謗佛者有懷疑心。由疑入信。其信乃真。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講義關於哲學學理者。十而八九。

彼者皆賴百數十人君子任之樂之而莊嚴之也。知此義者。小之可以救一國。大之可以度世界矣。

四 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

宗教之所以異於哲學者。以其言靈魂也。知靈魂。則其希望長。而無或易召失望以致墮落。雖然。他教之言靈魂。其義不如佛教之完。景教之所揭。曰：永生天國。曰：末日審判。夫永生猶可言也。謂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於本義猶未悖也。至末日審判之義。則謂人之死者。至末日期至。皆從塚中起。而受全知全能者之鞠訊。然則受鞠訊者。仍形耳。而非魂也。藉曰魂也。則此魂與形俱生。與形俱滅。而曾何足貴也。故孔教專行形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子孫。佛教專行魂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永劫。其義雖不同。而各圓滿具足者也。惟景教乃介兩者之間。故吾以為景教之言。未曰：猶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教之迷見者也。埃及人本乃伊術。保全屍殼。必有其所為。殆令為將來再生。永生地也。又按景教離形以言魂者。甚多。即如所言。亞當犯罪。其子孫墮落。云云。亦其一端也。如耶氏之教。則吾輩之形。雖受於亞當。然其魂。則固受諸上帝也。亞當一人有罪。何至罰及其數百萬年以後之裔孫。此殆猶是積善之家。有餘慶。不善之家。有餘殃。魂勝處。未可厚非。其言。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故為信仰者。苟不擴其量於此數十寒暑以外。則魂學之圓滿。固不如佛耳。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故為信仰者。苟不擴其量於此數十寒暑以外。則其所信者。終有所撓。瀏陽仁學云：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昔焉。昔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胸而不敢為。方更於人禍之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願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慰快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飾。故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為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于其衷。自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

舍高下數級焉。而以發心度人之故。即為此後証無上果之基礎。彼菩薩者。皆至今未成佛者也。其有已
現菩薩身者。何以故。有一眾生未成佛。彼誓不成佛。夫學佛以成佛為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眾生
故。乃並此最大之希望而犧牲之。則其他更何論焉。故舍己救人之大業。惟佛教足以當之矣。雖然。彼非
有所矯強而云然也。彼實見夫眾生性與佛性本同一源。苟眾生迷而曰我獨悟。眾生苦而曰我獨樂。無
有是處。譬諸國然。吾既託生此國矣。未有國民愚而我可以獨智。國民危而我可以獨安。國民悖而我可
以獨榮者也。知此義者。則雖犧牲窮種種之利益。以為國家。其必不辭矣。

三 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

明乎菩薩與獨覺之別。則佛教之非厭世教可知矣。宋儒之誣佛者。動以是為清淨寂滅而已。是與佛之
大乘法適成反比例者也。景教者。衍佛之小乘者也。翹然日懸一與人懸絕之天國。以歌世俗。此蓋非引
進愚民之一要術。然自佛視之。則已墮落二乘聲聞界矣。佛固言天堂也。然所祈嚮者。非有形之天堂。而
無形之天堂。非他界之天堂。而本心之天堂。故其言曰。不厭生死。不愛涅槃。又曰。地獄天堂。皆為淨土。何
以故。菩薩發心當如是。故世界既未至。一切眾生皆成佛之位置。則安往而得一文明極樂之地。彼迷而
愚者。既待救於人。無望能造新世界焉矣。使悟而知者。又復有所歌於他界。而有所厭於儕輩。則進化之
責。誰與任之也。故佛弟子有問佛者曰。誰當下地獄。佛曰。佛當下地獄。不惟下地獄也。且常住地獄。不惟
常住也。且常樂地獄。不惟常樂也。且莊嚴地獄。夫學道而至於莊嚴地獄。則其願力之宏大。其感神之廣
遠。豈復可思議也。然非常住常樂之烏克。有此彼歐美數百年前。猶是一地獄世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

吾之一身而已。佛說此五濁惡世者。亦由眾生業識重結而成。眾生所造之惡業。有一部分屬於普通者。
有一部分屬於特別者。其屬於普通之部分。則遞相重積相結。而為此器世間。佛說有所謂器世間者。指有情
也。其特別之部分。則各各之靈魂。分別故。故各各以妄生。自作而自受之。而此兩者自無始以來。又互相熏
焉。以遞引於無窮。故學道者。一當急造切實之善。以救吾本身之墮落。二當急造宏大之善。以救吾
所居之器世間之墮落。何也。苟器世間猶在惡濁。則吾之一身。未有能達淨土者也。所謂有一眾生不成
佛。則我不能成佛。是實事也。非虛言也。噫。知此義者。可以通於治國矣。一國之所以腐敗衰弱。其由來也
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時其惡因。而我輩今日。刈其惡果。然我輩今日。非可諉答於前人。而以自解免也。
我輩今日。而亟造善因焉。則其善果。或一二年後而收之。或十餘年後而收之。或數百年後而收之。造善
因者。連續不斷。而吾國遂可以進化而無窮。造惡因者。亦然。前此惡因。既已蔓出。而我復灌漑而播殖之。
其貽禍將來者。更安有艾也。又不徒一羣為然也。一身亦然。吾蒙此社會種種惡業之熏染。受而化之。旋
復以熏染社會。我非自洗滌之。而與之更始。於此而妄曰。吾善吾善。吾度吾度。吾羣。非大愚則自欺也。故佛之
說因果。實天地間最高尚完滿博深切明之學說也。近世達爾文斯賓塞諸賢。言進化學者。其公理大例。
莫能出此二字之範圍。而彼則言其理。而此則並詳其法。此佛學所以切於人事。徵於實用也。夫尋常宗
教家之所短者。在導人以倚賴根性而已。雖有天助自助者。二語以為之彌縫。然常橫天助二字於胸中。
則其獨立不羈之念。所滅殺已不少矣。若佛說者。則父母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子。怨敵不能有所咒損於
其仇。無敵義。無畔援。無罣碍。無恐怖。獨往獨來。一聽眾生之自擇。中國先哲之言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雙不可道。又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此之謂也。特其所言因果相應之理。不如佛說之深切著明。且佛教洵個乎遠哉。

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為贊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即曰謗佛。吾仍莫可以此為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為此南瞻部洲有情眾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

難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辨矣。印度者。佛教祖國也。今何為至此。應之曰。嘻。子何闕於歷史。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即已無一佛迹。而婆羅門之餘孽。盡取而奪之。佛教之平等觀念。樂世觀念。悉已摧亡。而舊習之嗜私德及苦行生涯。遂已印相終始焉。後更亂以回教。末流遂極於今日。然則印之亡。佛果有罪乎哉。吾子為是言。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太。今又安在也。夫宜得亦以猶太之亡。為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雖然。世界兩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國。其祖國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稱天地間一怪現象矣。

